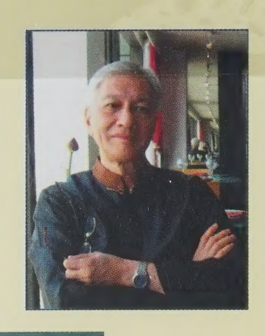


李怡 • 思緒

靜夜低迴的心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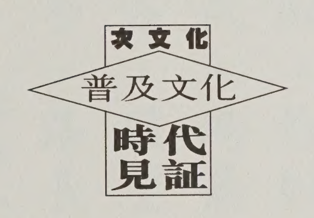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李怡 一九三六年生，童年在上海、北京經歷抗戰與內戰。一九四八年來香港，中學畢業後入職出版界。一九五六年開始投稿報刊，從事寫作及新聞出版工作逾五十年。一九七零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共經營二十八年。在月刊及其後在報章寫政論至今。無大學學歷，自學也不算有成。只是任何人做一件事幾十年總會有點心得。畢生辦雜誌，寫政論，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持異見的原則，因而不斷在社會引起爭議，被壓制、遭批罵是常事。見過及訪談過不少名人，寫的文章不計其數，也出過些書。至今仍未輟筆，尚在《蘋果日報》寫專欄及社論。

次文化堂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

蘇東坡這首詩，前四句常被引用，並已演化為成語「雪泥鴻爪」。後四句較少人提及，而懷想昔日的坎坷，感慨人生無常，正是我近日之心境。親人骨灰甕莫非老僧新塔？泛黃難辨的舊照，好比壞壁舊題；往日牽手同行崎嶇路，更常在記憶中。靜夜在心中低迴着的，往往是這首詩。

李怡　識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 及 文 化 系 列 之 二 〇 七

思緒・靜夜低迴的心曲

李怡⊙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 ⑳⑦

思緒 • 靜夜低迴的心曲

作　　者：李　怡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封面攝影：侯小鵬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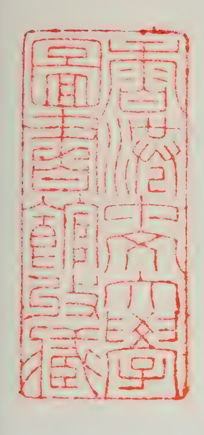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9 年 7 月初版

書　　號：SCB509

I S B N：978-962-992-222-1

定　　價：HK$70



代序
女兒們的媽媽

緒言：次文化堂要繼續出版我的小品文集，這是我在報紙副刊從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四日的刊文。多是一時雜亂的思緒。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故雖雜思，也是我存在留下的雪泥鴻爪。今天，二零零九年六月底，與我相伴半世紀的愛妻梁麗儀離去半年了。這半年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她。半年寫過的文字常有走過傷痛的心靈掙扎，謹附《走過傷痛八篇》於書後，其中今年母親節寫的短文則作為本文集的代序。今年農曆八月，是我父親的百歲冥誕，也就以今年五月寫的一篇短文置本文集的最後。我想在這裏跟年輕人說的一句話是：一個人年歲越大，越會懷念與自己生活過的親人。

*　　　　*　　　　*

她生前不喜過生日。說一到生日，就意味又少了一年，那頭也靠近一年。

過母親節，她是無可無不可。有一年母親節，我和她外出回家，見門口擺了一大籃花，原來是在美國的女兒通過花店送來的。她立即打電話給女兒，怪她為甚麼花這冤枉錢。我跟她說是女兒心事。她說送點實在的東西不是更值得？我沒跟她爭。但我知道，女兒惦記着她，她心裏是欣慰的。

每年她生日，跟女兒講好了，即使來電都不說「生日快樂」。但每年母親節，總是接到兩個女兒的電話。今年母親節，女兒的媽媽不在了。她們未必會來電



兩個女兒和她們的媽媽（一九六八）。

吧。我既想她們來電，又怕她們來電，因為講起她們的母親，我仍然心痛。

一女在加，一女在美，好多年了。過去她們隔三兩天就會打來電話。若是我接，她們跟我沒有講幾句，就問：「阿媽呢？」後來，我知道她們想跟媽媽說話，所以沒兩句就說：「阿媽來了。」把話筒交給她。她們母女東講西講，扯個半天。我看她講得開心，我也開心。

女兒總是跟媽媽親一些，我跟她說。她安慰我說：跟爸爸也親，只是媽媽比較多話題罷了。我說，也是。但其實我知道，她曾在非常困難的政治環境下，單獨帶着兩個女兒，母女間多了一層患難與共的感情，而且不管壓力多麼大，工作多麼重，政治氣氛多麼不近人情，她都沒有放鬆一點點做母親的責任。她們母女情深，直到我和她老了，女兒也結婚有孩子了，她們母女三人還是有說不完的話。

她在生時，母親節似乎跟我無關。她不在了，母親節反倒與我有關了，因為這一天我深深思念兩個女兒的媽媽。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日，母親節

目　　錄

思緒・靜夜低迴的心曲



漢字已毋須由繁變簡

岑逸飛兄呼籲讀友們參與「反對聯合國零八年停用繁體中文」，並列下網站請大家投票，我自然贊成。但相信這樣做只是盡點心意而已，未必有用。

漢字從繁變簡，正如岑兄所說，是古已有之的事，只不過出於民間的自然衍變，而不是出於行政命令。比如古之「寢」字，簡為「夢」，既可簡為「夢」，當然也可簡為「梦」，但須自然衍變。古字簡化的例子尚多，與書法之行草發展有關，茲不贅。

漢字由繁變簡，雖古已有之，但古代有此需要，而現代已越來越無此需要。因為人與文字的關係，大概分三個層次，一是認字的階段，這過程通常並不長，大約三幾年就可以把基本使用的幾千個漢字認識。簡化漢字，對認字的省時省事稍有幫助，但幫助不大。文字的第二個功能，是閱讀，這是終生受用的事，在閱讀上，簡體字可說全無省時省事的功效，讀繁體字的書與讀簡

體字的書，只要都是認得的字，所花的時間完全一樣。文字的第三個功能，是書寫，在這方面，簡體字的省時省事功能最顯著。古時沒有其他通訊工具，人與人的交往，除了直接見面談話，就只靠書寫。因此，書寫佔識字人士的時間不少，漢字由繁變簡乃因應這種功能的需要而來。儘管這樣，人用於書寫的時間，也遠遠少於閱讀。到了近代，有了電話，人用於書寫的時間已銳減。而現代社會電腦漸普及，電腦打字用於繁體或簡體並無分別。故由繁變簡的自然衍變根本無需要，亦不可能發生。

因此，今天從識字、閱讀、書寫這三個文字的主要功能來看，簡體字都沒有省時省事，故無必要存在。

因字成識

簡體字之弊，已於游文君所出的上聯「至親不見新中國，心愛僅存舊中華」及許多讀友的應對中提到（編按：見《對應》頁一八一）。二十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不久，適值台灣開放居民到大陸探親。一位老先生探親後回台灣，就以十二個字來形容大陸見聞：「親不見，產不生，廠空空，愛無心。」當時大部份的工廠，都在國營體制下天天磨洋工，不事生產。而簡體字除了「親」字沒有「見」，「愛」字沒有「心」之外，「產」也沒有了「生」，而「廠」則變了「厂」，空空如也。簡體字推行以來，莫非真是因「字」而成識，造成大陸生產不繼、親人分離、有愛無心的社會局面？

現在，大陸當然已是世界工廠，不再有「產不生，廠空空」的情況了。然而，與此同時，近十多年來，大陸對簡體字也不如以前那麼執着，而且還有故意用繁體字來突顯「中華文化」，如一些店鋪招牌故意用繁體字，一些領導人題詞用繁體字，甚至有些書也用上了繁體字

直排，比如三聯書店在二零零零年出版的《陳寅恪集》，共十三種十四冊，都是繁體字直排。也許繁體字在大陸略為復蘇，能給社會帶來好運吧。

我因長期讀簡體字的書，故對多數簡體字也能夠接受。文字的美感，漢字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等構成特點當然都沒有了。但作為了解其意思的符號，也未嘗不可。只是有些字被簡化後，容易造成混淆。比如「麪」字簡成「面」。有人就提出，若有女子寫字條給男子：「請來我家，我下面（麪）給你吃」，就會引起邪念。

另外，乾、幹、榦，一律簡化為「干」，也會引起歧義。有人指出大陸一百貨公司的「乾貨架」，英文竟譯成「Fuck Good」，顯然，是公司不懂英文的人，直譯「干」「貨」二字而來。因為「乾」、「幹」簡體都作「干」，乃有此誤。

洋人的廁所困惑

中共建政後，進行的文字改革，除了簡體字的問題之外，還有漢語拼音字的問題。

漢語拼音無疑是一套學漢語（普通話）發音的好工具。對西方人來說，這比較國民政府（也是台灣現行）的注音符號（ㄅㄆㄇㄈ）容易認識。不過，中國大陸有一段時間，以漢語拼音與漢字並列，反而造成一些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困擾。比如以前內地火車的廁所，就在兩個漢字旁寫着「youren」「wuren」，我曾親眼見到一個老外在這個不知是哪國文字的面前揣摩好一會。最後我上前告訴他：「youren」的漢字是「有人」，也就是「occupied」，而「wuren」則是漢字「無人」。他才恍然大悟。

漢語拼音方案，若作為注音符號用，那是很不錯的。但作為漢字的代替品，就很有問題。最主要的，是沒有把字、詞分開，因此「中國人」到底應寫成

Zhongguo ren，還是Zhongguoren，或者zhong guo ren，並無規範，所以其實這方面的改革方案還很粗糙。

開放以後，漢字旁只注漢語拼音這種事已少見了，反而改用一些英文字。不過也有如前文所講的「乾貨」所用的鬧笑話英文。有朋友曾拍了些顯示荒謬英文的照片，如八達嶺高速路口有一個「民族園」，竟用了「Racist Park」，變成「種族主義者園」了；「日式炒烏冬」被餐館譯成：「Day way fry black winter」(白天的方式炒黑色的冬天)。

至於廁所，內地的公廁多用英文「WC」，但在西方，這個原文是Water Closet(沖水式廁所)的字早已被Toilet取代。有些外國人在大陸以前看不懂「youren」「wuren」，現在也看不懂「WC」，因此仍然常常找不到廁所。

Paris會覺悟嗎？

希爾頓集團太子女、千金小姐Paris Hilton顯然成了全世界最出名的女囚犯。全球媒體每天報道有關她的新聞。早陣子，她甚至上了《蘋果日報》的頭版頭條。在一張地方性報紙上，這是少見的。

報章密集報道她接受美國名記者芭芭拉•華特絲（Barbara Walters）的訪問。她在無法取得獄外軟禁的待遇並重新入獄後，說自己已經脫胎換骨，「恍如另一個人」，今後不再詐傻扮懵，不再覺得放縱的行徑可愛了，她要行善積德，幫忙推廣預防乳癌，「上帝給了我一次機會」。

倘若Paris真的有此覺悟，那麼這次入獄真的是上帝給她的一次機會了，一次改變人生的機會。

經此一役，她的知名度更是倍增，若在全球媒體登頭版廣告，想要花多少錢。知名度在全世界都是「金

錢」。據說一名女囚拍到一張Paris在獄中穿內褲的照片，女囚打算以五十萬英鎊的價碼出售。另一本名為《紐約》的雜誌公布了Paris的獄中日記，目前還沒有消息證實日記是真的。若是真的，Paris取得的報酬與將來出版的版稅，恐怕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儘管不一定是天文數字。

Paris當然不在乎錢。但若她有意行善，那麼知名度肯定會對她的行善大有幫助。若她想繼續享受出名帶來的虛榮感，現在這種攀上高峰的知名度也會使她出獄後的一舉一動，都吸引媒體的鏡頭。

會不會真的有所覺悟？我們不知道，但並不是沒有這可能。畢竟她過去的放縱，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錢人家嬌慣所造成。在一切順境，只懂得享榮華而不知人間疾苦的環境中長大，突然遭此橫逆，無疑從天堂跌進地獄。尤其是在放而又囚的跌宕中，人總會反省的。擺脫放縱的虛榮，人生的路途會更寬廣。

老左的生涯

《老港正傳》看來不太賣座，上映的戲院少。這部戲原名叫《老左正傳》。為甚麼改為「老港」？是不是因為「老左」太敏感又或者是太刺激一些香港老左派的神經？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用《老左正傳》作片名，應該更有叫座力。現在有點可惜了，這麼好的電影。

我也算是「老左」了，只不過「覺悟」得早，也許正因為在傳媒工作，無法昧着良心去講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事實與道理，所以就走出來了。但我知道也認識許多「老左」，他們對中共的宣傳雖也存疑，但在左派的圈子中工作、生活，自成體系地過日子，既無心理壓力也無需要走出這圈子，日復一日，直至病了，老了，糟糟質質地死了……。

左派圈子工資低，但節省一點也可以過。左派有學校——廉價的勞工子弟學校；有醫療——工人醫療所；有福利——工會的廉價物品；也有救援——必要的補助

金，有組識的關懷探訪，嘘寒問暖。

最重要的，是左派有信仰，除了信仰祖國，一輩子想去天安門，還有就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愛護」的所謂「三互」精神。

影片主人公左向港的妻子死了，老左發現她的一封生前寫下不算是遺書的信，信中說她老公為人很好，很願意幫助別人，但卻忽略了對家庭、對妻子、對兒子的關懷、照顧。老左欲哭無淚。他兒子也罵他做人太錯。

我想這是老左派的通病。我說的是正常的，不是追逐權力、心懷詭詐的左派。他們想着「我為人人」，卻沒有為一下自己家人。實際上，「我為人人」的價值觀是錯誤的，人總要先為自己、家人着想，照顧好自己及家人，行有餘力，才去幫助別人。

端午讀《離騷》

早前南韓搶先向聯合國註冊端午節是韓國傳統節日，引發內地與南韓的網民出現民族主義對峙。在我看來，這種爭端迹近無聊。世上有哪個國家要註冊聖誕節、復活節、新年是它們的傳統節日呢？儘管拿去。卻不能阻止另一個國家在同一個節日「過節」。

端午節過去有插艾葉，在小孩子額上點雄黃等習俗，小時我在江南居住，還幫媽媽包糭子，下午去看龍舟競渡，是真的過節。現在這些習俗都在現代化浪潮中絕迹了。剩下來的是吃糭子。

南韓要搶着註冊端午節，不知他們有甚麼傳說故事，至於中國，最著名的傳說就是白蛇傳。而有詩篇留下來的，則是屈原的故事。屈原投汨羅江自殺，傳說與人們包糭子有關。這段傳說知者已多，茲不贅。

除了教科書中的課文之外，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少

人讀屈原的作品了。《楚辭》年代久遠，語言的隔閡較大，要讀須憑注解。但有些篇章不用注解也夠美的，如《九歌》中的「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不是值得反覆誦讀？

我年輕時愛讀《離騷》，主要是受詩人屈原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所感染，也有共鳴。其中一些句子，我還抄在筆記本上，誦讀謹記，如：「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過今天看來，屈原這種擇善固執的人，其實並不適宜從政。因為從政是要妥協的，是要講實效的。屈原的失敗，是他既要在政治上有所發揮，又追求完美。世上哪有完美的政治？

老左的人生悲劇

香港老左派的上層，也與中國大陸黨政事業單位的上層一樣，不乏嗜權如命的黨幹。然而下層，卻許多人都像《老港正傳》的左向港一樣，愛祖國並相信簡單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價值觀的老實人。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聽起來很悅耳也很理想。毛澤東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聽起來也像很有道德。但這種道德的要求太高，高到非常人所能及，終致由「非常」而變成「反常」。

《禮運●大同篇》所嚮往的「世界大同」境界，不過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已。「親其親，子其子」，是人的常態，是正常人的表現。「不獨」的意思是，到了大同世界，人就不僅僅是「親其親，子其子」了，而是也會顧及他人的親、他人的子。但決不是要求人毫不把自己的兒子當兒子、專門把別人的兒子當兒子。如果這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麼自己的

兒子又交給誰照顧呢？「我」都為「人人」去了，而「我」的問題就留給了「人人為我」。這個社會豈不是變態社會？中國內地，在大學毛澤東思想的進程中，就是在這種反常價值觀之下，淪為變態社會的。

《老港正傳》中的左向港，正是受了這種「我為人人」價值觀影響的老實人，也是不自覺的受害者。這是香港許多老左派的人生悲劇。他們最終發現，「我」儘管為「人人」，但「人人」並不為「我」，我的許多問題無法解決，卻已無法回頭了。

對香港老左派意識的最大衝擊，是「六四」。可惜《老港正傳》不敢碰這個敏感題材。

從政治到告別政治

《老港正傳》所描述的左派生活，刻意迴避了左派圈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政治學習，以及過去數十年在左派職工當中有關政治的熱烈議論。這是左派機構、左派學校的員工、學生之間綿延不絕的大事。也是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影片主人公左向港會參與政治學習，他的兒子左忠在勞校也會參與學習，甚至他的妻子也會被左派工會中做家屬工作的幹部動員去參加政治學習。他們三人在家中，不會只談家庭瑣事，柴米油鹽，「我為人人」等等話題，還一定會涉及政治，尤其是「祖國」發生的事。

文革前，長鳳新的電影已走上了迎合香港社會需要的健康道路，無論電影製作還是影院的經營，都頗為成功。文革對長鳳新的衝擊，可說是毀滅性的。自此以後，左派影業在香港影壇就告式微，從此抬不起頭。

文革前的反右、大躍進等內地的政治活動，對香港

左派的衝擊還不是那麼顯著。文革後期批鄧，四五天安門運動，四人幫下台，對老左「愛國」信念的衝擊可謂一浪接一浪。左派機構內部靠甚麼來維繫員工對祖國的信心呢？靠的是不斷的政治學習。每當大陸出了甚麼大事，以新華社為招牌的中共港澳工委就四出作報告，然後員工們開展學習，這是老左生活中的大事。

到了「六四」，連新華社的員工都上街了。這可是對老左最大的思想衝擊。這以後還有沒有政治學習？怎樣進行學習？左派陣營的思想如何「統一」？我想「六四」大約是左派告別政治的分水嶺。

《老港正傳》是左派的銀都機構投資開拍的，告別政治之後拍的這部原名《老左正傳》的影片，避談政治是必然的，否則，要電影中的角色怎麼去談？

一篇零分作文

有一位姓伍的讀者，傳真給我一篇文章，説「如能讓其他的讀者一齊欣賞就好了」。我讀後，真的覺得應給其他讀者欣賞。

文章應來自內地的網站，一篇「據説是湖北地區高考零分作文」。

高考作文題目是：

「閱讀下面的文字，根據要求作文：

「母語是一個人最初學會的一種語言，人人都有自己的母語。母語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是民族生存發展之根。在當今世界多元文化競爭與交滙的時代，母語越來越受到普遍關注。我們交流思想感情，欣賞文學作品，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等，都離不開母語。可以説，我們每天都在感受母語，學習母語，運用母語。

「請根據你對以上材料的理解和體會，自選角度，寫一篇作文。要求：自定立意，自選文體，自擬題目，不少於八百字。」

以下是被批為「零分」的作文，題目是：語殤。

我們的母語，誰讓你尊嚴盡喪，跪倒在強權的腳下伴隨着叩頭如搗蒜或「忠字舞」的節拍，你幾千年重複着看似花樣翻新實則單調可鄙的聲音：從「萬歲萬歲萬萬歲」到「萬壽無疆，永遠健康」，從「謝主隆恩」到「恩深似海」，從「皇上聖明」到「英明偉大」，從「青天大人」到「世紀偉人」，你亂喊「爹娘」，你把我們喚作「草民、賤民、刁民、暴民、奴才、小人、妾身、犬子、賤內……」你的語境下，我們被「牧」着「治」着。

你恨不能贊嘆他們吃飯、拉屎也「親自」，你以為我們辛勤的勞作比不上「畫個圈」頂事，我們成天被「關懷」，被「指示」，被「教育」，被「帶領」，被「視察」，而他們卻「形象高大」，「開拓進取」，「日理萬機」，「高屋建瓴」……（未完，下文續）

註：中央領導人批閱文件多只畫個圈。

語　殤

繼續抄錄前文的《零分作文：語殤》：

……我們無端地被你安排「激動得熱淚盈眶」，你讓我們不停地「感謝」，我們得沒事找事地「高舉」着、「緊跟」着、「學習」着、「體會」着、「堅持」着、「熱愛」着，還得「今兒個真高興」、「雄姿英發」地「趕上盛世享太平」。

我們的母語，誰讓佈下如此多的陷阱，讓我們充滿恐懼「聖人」、「明君」不喜「異端邪說」，我們的母語成了陰謀陽謀的武器，將恐懼佈滿我們內心。「世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孔聖人，將屠刀揮向了「言偽而辯」的少正卯，秦始皇為了思想一統以「焚書坑儒」報應着孔老二的徒子徒孫，詩人因「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詩句掉了腦袋，母語的祭壇上還游蕩着遇羅克、林昭、張志新的靈魂，母語的棚欄裏關押着「牛棚」中惶恐不安的眼神，「彭水文字獄」和「稷山文案」

仍是漢語使用者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霾。

我們恐懼自己的言說「左」了或者「右」了，我們言說時不知道自己「不明真相」還是「眼睛雪亮」，我們害怕自己劃入「一小撮」受到「大多數」的宣判，我們擔心自己的表達不明所以地「污染」了他人，我們區分不了自己的言論是「自由化」了還是在「充份保障」的「言論自由」的界內，我們不明白自己「被蠱惑」了還是本就「別有用心」，我們還得擔心自己的言論夾帶着「政治訴求」或「一己私利」。

我們的母語，你為何充滿仇恨輕則「鳴鼓而攻之」、「掀起大批判的高潮」，重則「食肉寢皮」、「打翻在地，踏上一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未完，下文續）

註：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都是大陸歷次運動中被殘害致死的知識分子。「彭水文字獄」與「稷山文案」，是零六年分別發生在重慶彭水縣和山西稷山縣以言獲罪的案件。

語言的暴力與媚力

《零分作文：語殤》的最後幾段：

我們的母語，你為何對真相如此吝嗇，你用滿口仁義道德屏蔽着字裏行間的「吃人」二字，你用歌舞昇平遮掩着他們的劣迹獸行，你將大師們高傲的頭顱按在故紙堆裏皓首窮經使他們逃避人世，你驅使着科學家論證畝產萬斤淹沒了遍野哀聲。

我們的母語，幾千年口手相傳，典籍汗牛充棟，這源遠流長的語言文字，本當成為文明世界進化的最重的推力之一，可是，至今你還沒有完整地組合出一個大寫的「人」字，你仍無法闡釋人的尊嚴，你仍落伍於當今世界文明的進展，你仍失魂落魄，沒有尋回你的精神和靈性——這就是我們的母語之殤。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

睛。」我們的轉機何在，我們怎樣凝視未來。

* * *

全文抄錄完畢。毫無疑問，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好到使人無法相信是一個高考生可以寫出來的作文。好的不僅是文筆，也包括對歷史、對政治、對語言的了解與深思。世上真有少年老成、文采斐然的年輕人。尤其是十三億人的中國大陸。

若這樣的高考作文，真是得了零分，那就只能證明：一、批閱試卷者不僅將政治考慮放在首位，而且是蓋過所有的考慮；二、容不得有獨特意見的思考；三、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多少人才被埋沒。

作者是藉母語問題來發揮他的政治批判。在專權政治下，語言不但是一種暴力，而且是一種媚力——阿諛諂媚的能力得以盡情發揮。

盲歌手的《中國孩子》

內地網站流傳一首歌《中國孩子》，是由盲眼民謠歌手周雲蓬創作，並以沙啞的嗓音唱出的，歌聲及唱詞都讓人震撼心酸：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裏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新疆克拉瑪依劇場大火，火起時劇場宣布：「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由此而導致二百八十八名學生被燒死；二零零五年六月十

日，黑龍江沙蘭鎮因官員瀆職，洪水氾濫沒有通報，活活淹死了八十八名小學生；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成都三歲小孩李思怡母親吸毒，被警察羈留，她告訴警察，家中無人照料三歲的小女孩，但警察不理，李思怡活活餓死；河南則有艾滋村，山西就礦難頻發，以及爆出黑磚窰童工事件。

當香港一些人在大談做中國人的光榮與自豪的時候，讓我們聽聽《中國孩子》這首歌。

盲歌手周雲蓬在他的專輯《中國孩子》中說，「蛇只能看見運動着的東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裏有一千個太陽，很多深海的魚，眼睛蛻化成兩個白點。能看見甚麼，不能看見甚麼，那是我們的宿命……」

他雖然盲，但他的心卻澄明。許多人不盲，卻是睜眼瞎子，顛倒真相。

再錄讀友聯語

早前以「立國全憑一口戈」下聯徵求上聯（見《對應》頁一六三），讀友應徵者眾，其中不少是方家高手，故在專欄引錄了一些。想不到引起更多讀友之聯興，有的更撰長文，就各聯之格律、平仄、協調，作詳細解釋及評述；有的就詢問能否在專欄中刊登所有讀友之應對及聯語。

對各位之賜教，謹在此致謝。但專欄只是個人的隨筆，並非一個固定談聯的專欄。聯語雖饒富趣味，但未必是多數讀者所欣賞喜愛的，故對各聯語及述評，無法一一引錄。本文謹錄其中幾對。

有關「立國全憑一口戈」，有讀友認為金弓君所選之「建廟宜擇十月早」，格律上有缺失，署名「香港一市民」的讀友將上聯改為「臨朝好趁十月首」，認為以「臨朝」對「立國」，更為貼切。

另有鐵斧君認為「封侯只靠工人矢」的上聯較好，並斟酌改為「封侯尚仰工人矢」。

有陳兆雄君則對了上聯並湊成一首七言絕詩，也堪一記：「罪董齊歌千里草，立國全憑一口戈；成敗豈應關天力，庸夫擾政奈如何。」

翎陽居士寫了另一首七絕：「結黨何以黑為尚，立國全憑一口戈；獨木遮日東方暗，小瓶難盛百年仇。」

就孔捷生提出的「世紀絕對」：「金日成正日，日成金正日」，伯森君有兩個下聯應對：一為「馬歇爾才歇，歇爾馬才歇」；另一為「北朝鮮南朝，朝鮮北南朝」。

就香江釣翁之上聯：「人境盧主人黃遵憲，名遵憲，悟遵憲，夢遵憲，炎黃子孫人人遵憲，人境太平矣」。有童銘君來對：「戲子黨把戲江澤民，扮澤民，似澤民，假澤民，江湖優孟戲戲澤民，戲子無恙乎？」

駱廣彬君應對「人境廬」聯多篇，頗有佳作，惜篇幅所限，未能錄出，但他有一對「冰比冰水冰」之下聯卻堪一記，對為：「正貨正上正」。

輓孫中山長聯

有讀者來函問，一九一六年香港中華酒店之長聯，中華酒店當時在何處。

很抱歉，因時代久遠，只知香港在太平洋戰爭時，此酒店已關閉，但未關時位於何處，已不可考。而那副長達二百字之「中原逐鹿」長聯，則為開平人士關鶴年所撰。

來函又問山海關孟姜女廟門前的對聯是甚麼。這我倒記得，是：

「海水朝　朝朝朝　朝朝朝落；

浮雲長　長長長　長長長消。」

上聯字下有點之「朝」，讀「潮」，「朝」與「潮」通，意思是每天海水來潮，早上潮起也潮落。下聯字下有點之「長」，讀「漲」，「長」亦與「漲」通，字旁無點之「長」，則作通常解。

孟姜女廟這副聯的寓意，指人生際遇有起有落，如潮水之漲退，「浮雲蔽日」的情況是常有的，但也總會過去。

我記得的長聯中，中華酒店的全長二百字之聯，並非最長，最長是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所撰之輓聯，共二百一十四字，聯語如下：

「廣東是現代思潮滙注之區　自明季迄於今茲　漢種孑遺　外邦通市　乃至太平崛起　類皆孕育萌興於斯鄉　先生挺生其間　砥柱於革命中流　啟後承先　滌新洶舊　揚民族大義　決將再造乾坤　四十餘年　殫心瘁力　誓以青天白日　滿地紅旗　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　要為人間留正氣

「中華為世界列強競爭所在　由泰西以至日本　政治掠取　經濟侵凌　甚至共管陰謀　爭思奴隸牛馬爾家國　吾黨適丁此會　喪失我建國山斗　雲淒海咽　地暗天愁　問繼起何人　毅然重整旗鼓　億兆有眾　惟工與農　須秉三民五權　群策群力　遵依犧牲奮鬥諸遺訓　成厥大業慰英靈」

蘋果文化

《蘋果日報》副刊以「蘋果文化」作專題報道，講十二年前《蘋果》創刊在香港報壇掀起的一場革命性改變，帶來各大媒體的市場化，刺激、淺薄、誇張、圖像化，並說「但絕艷露底還只有正牌《蘋果》做得到。」

報道又講零三年台灣《蘋果》面世，「即顛覆了台灣報業，重演了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前一句說「顛覆了台灣報業」，是真的，後一句說「重演香港」卻未必準確，因為台灣《蘋果》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路，也是一條與香港《蘋果》稍許不同的路。香港《蘋果》，或許正如次文化堂的彭志銘所說，是一份「反對報」，「今時今日的黎智英……透過《蘋果》你見到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零七年七一遊行，黎智英走在帶頭的最前面，但在台灣，《蘋果》不是一份「反對報」。它不是站在反對

黨「國民黨」的立場批判執政的民進黨，而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也就是非藍非綠的立場，對藍、綠都予以批判，藍綠獲民眾支持的舉動也都予以平衡報道。

台灣傳媒在《蘋果》出現之前，藍綠分化已界線分明。偏藍的傳媒對有利於綠的報道，不是做得很小，就是報道中也帶批判性，反之亦然。電子媒體的議政節目，藍營電視台請來的清一色是支持藍營的論政者，綠營電視台則清一色是綠營論客。不可能有不同意見的聲音。因此，所謂討論、座談，實際上是自我陶醉及取悅支持同一陣營觀眾的「同樂會」。

副刊的專題說，不要以為文化界和藝術界不喜歡《蘋果》。在台灣也如此。台灣「雲門舞集」的創辦人、著名文化人林懷民，就在一篇與《聯合報》社長的對話中，直言「我最喜歡看《蘋果》」。

《蘋果》不穿西裝

零五年在台灣，有兩篇「對話」在傳媒中流傳，兩篇都是《聯合報》系老闆王必立與文化界名人的談話記錄，話題是台灣的報業，其中尤以針對《聯合報》提出建議。兩文都來自《聯合報》的內部刊物。

文化界名人之一是林懷民，另一是台灣城邦集團的首席執行長（CEO）何飛鵬。這兩人都是台灣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兩人都是台灣本省人，他們都全面推崇台灣的《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同時也都在檢討，為甚麼台灣本地沒有辦法生長出《蘋果》這樣的報紙，而由一個香港商人在台灣開創出這種媒體生意？

兩篇談話錄我都看過。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話，是林懷民說的，他說《蘋果》在台灣的成功，使台灣的報紙都想學《蘋果》，想《蘋果》化，但沒有一份學得像，因為其他報紙都穿西裝，而《蘋果》是不穿西裝的。

這個「穿西裝」的比喻很生動。其實，他的意思拿廣東話來說，就是其他報紙都「扮嘢」，而《蘋果》不「扮嘢」。

所謂「扮嘢」，就是扮知識份子，扮高深，扮清高。兩人中一人（忘了是誰）舉例，《壹週刊》介紹一些台灣鄉村的民宿別墅，都把民宿的地址電話列明，方便讀者去尋找。但其他報刊通常不會列明，因怕人家說他們藉報道來「賣廣告」，「益」了那些沒有花廣告費的民宿。舉這例的人說，這就是《蘋果》純從讀者出發的與別不同的方針。

許多人都認為，廣告是報刊的衣食父母。一般看法是，報紙至少有兩個老闆，一個是讀者，一個是廣告客戶。但《蘋果》文化是只有一個老闆，這老闆就是讀者，廣告客戶不是老闆。

香港對內地的正面影響

《蘋果日報》刊出北方可可的內地來稿，提到中國生產的「二甘醇牙膏」，零七年以來就受到巴拿馬、美國等國家以危害健康為由而禁售，中國則多番表示「二甘醇」含量低，不致影響健康。內地媒體將此事定性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制裁」。然而，當香港海關也加入禁售行列，大陸當局與媒體就不能說是「西方制裁」了。香港海關多次婉拒國家質檢總局要求收回禁售的決定。中國質檢總局與牙膏製造商無話可說，只好以人民健康為重，放棄使用廉價的「二甘醇」而改用甘油了。

香港回歸十年，我們若不是只看歌功頌德的《人民日報》、新華社的報道，而是看看大陸其他媒體敢言的「擦邊球」，就可看到香港回歸對中國的正面意義。比如《南方周末》，在七一前一天，就以《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為題，藉着對香港的報道，隱含與內地的人權、言論自由等作對比。報道講在香港到處可見到內地

鮮見的(法輪功)異見人士，在張貼令大陸民眾膽戰心驚的標語，散發小冊子，「這證明香港享有言論自由，只發表政治意見，不搞行動顛覆，香港(當局)是可以無視你的存在的」。

報道又指香港也有「重慶釘子戶」問題，一名八旬農婦因徵地挑戰大地產商李兆基，法院裁定農婦勝訴，「未因李兆基財大而給予特殊優待」。「在民間社團部份，香港以行業、界別、階層為活動平台的社團很多，市民習慣透過社團爭取權益」。

報道又說，「內地流行的潛規則在香港沒有生存空間」，「甚至連解放軍軍車在香港也嚴守交通規則」(這在大陸屬於奇聞)。

報道批評選特首的八百選委「多出身商界，等於是壟斷香港的經濟與政治資源」。很高興大陸有這種報道。

「一時之選」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現在已是英語中的固定詞組，它可譯作「一時之選」或「出類拔萃的一群」，實際意思則是對美國精英體制的反諷。

讓「一時之選」成為反諷詞組的是美國越戰記者大衛•哈柏斯坦（David Halberstain），他對越戰的報道及寫成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書，使他獲得普立茲獎，這本書也被公認為有關越戰的最好的歷史著作，因這本書的名聲，使書名成為英語中諷刺統治精英的固定詞組。在Yahoo字典中，你可以查到這個固定詞組的反諷含意。

哈柏斯坦零七年四月廿三日在加州車禍喪生，享年七十三歲。六月十二日，近千人聚集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河邊大教堂舉行追思會。據報道，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普立茲獎」和「國家書卷獎」的得主共聚一堂，來追思一位新聞戰士。

追思會以 Paul Simon 自彈自唱他的名曲《Mrs. Robinson》開始，歌曲末段：「Where have you gone, Joe DiMaggio? A nation turns its lonely eyes to you」，引來人們對哈柏斯坦的追思。

哈柏斯坦當年對越戰的採訪，扭轉了整個美國國內輿論對越戰的態度。甘迺迪總統、國防部長麥南馬拉對他非常不滿，甚至要求《紐約時報》把哈柏斯坦調離越南。但哈柏斯坦毫不畏懼，他在越南記者會痛斥一名美國將領：「我們不是你的伍長，我們不是為你做事，我們是為編輯做事……我們會打電話到指揮官家去騷擾他，我們要把工作做好，美國公眾有權知道這兒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你聽清楚了嗎？」這段話擲地有聲。公眾知情權，確是大晒！

新聞界的信條

哈柏斯坦的成就，不僅在於他扭轉美國國內輿論對越戰的態度，也不僅在於他創立了一個英語中的反諷詞組，更重要的，是他對官方說詞確立了一個懷疑標準。也就是說，對掌握了權力的官方說詞，要永遠持一種懷疑態度。即使掌權者是由民主普選程序所產生，在他們掌權後，傳媒工作者不能對他們深信不疑，而是仍需堅決維護公眾知情權：「公眾有權知道這兒發生甚麼事」，是哈柏斯坦以至所有媒體工作者的信條。

在哈柏斯坦的追思會上，曾採訪伊拉克戰爭的柏加（George Packer）說，他在伊拉克時，隨身帶着哈柏斯坦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在伊拉克採訪三年的《紐約時報》記者費金斯（Dexter Filkins）說，哈柏斯坦挖掘真相的風範，永遠是新聞記者的終極目標。他說，在伊拉克採訪時，每逢軍方發布一些令人起疑的新聞，他就會問自己：「如果是哈柏斯坦遇到這問題，他會如何處理？」

哈柏斯坦出生於一個中下層的猶太家庭，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沒有選擇修讀博士或進法學院，也沒有進商業機構，而選擇了新聞行業。而且，他原可輕易進入美國主流新聞機構，在華盛頓報道大新聞，他卻選擇深入南部的窮鄉僻壤當記者。因為新聞觸覺告訴他，六十年代美國國內的大新聞會是民權運動，而這將會在南方爆發。

剛去越南採訪時，他也相信美國正在幫助西貢政權進行一場阻止共產主義蔓延的正義戰爭。不過很快他就發現美國致力扶持的吳庭艷政府是無可救藥地腐敗，美國政府不但孰視無睹，而且有意欺瞞國內輿論。他告訴公眾，這是一場美國不可能贏的戰爭。他扭轉了美國公眾的取向。

港台值得「撐」下去

朱培慶事件，以其中一位網民在討論區中的留言最能點中要害，這位網民說：「點解老細去滾，港台員工會話打擊士氣……上司出醜，正常計，成個Office都笑唔停就真，應該係士氣大振。」

這段話，道出了港台處境，說明了港台領導層和員工的關係，也講出了朱培慶毅然選擇下台的原因。事件的關鍵就是：老板被「斷正」，員工同感痛心，都希望這樣的事不要發生，這說明港台是一個上下一心的團隊。

眾所周知，按「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報告書」的建議，港台將不獲轉型為未來的獨立公營廣播機構，港台面臨風雨飄搖、前途未卜的局面。為此，港台上下連月來都在上層參與下，由工會發起連串的「撐」港台行動。社會人士，大部份也基於港台的業績和貢獻，基於集體回憶，不想見到港台死亡。

偏偏就是在這樣的敏感時期，發生了朱培慶事件。他的失措表現，確使「撐」港台的員工和社會人士感到痛心與傷心。在這種情勢下，港台士氣受損；社會上支持港台的人士也憂心忡忡。這反過來證明了港台是一個值得去「撐」的團隊。

倘若朱培慶確如他所説，他當天晚上的活動與他所從事的公務無關，那麼他是可以不必辭職的。但他為了港台的前途，為了結束社會上對這事件糾纏不休的關注議論，他選擇揮手離去。港台員工鬆一口氣，關注港台命運的社會人士也鬆一口氣，儘管大家都帶着對朱培慶的惋惜。

一滴水照見整片藍天。從朱培慶這件事可以看到：港台是值得香港市民「撐」下去的。

新三字經

「送美女、攬工程，送帥哥、悅芳容；包二奶、養情公，找小姐、迷花叢；性賄賂、摧長城，抗不住、入泥坑。」

以上是內地新出版的書《廉政三字經》的其中一段。朱培慶事件的性質當然與此不同。然而在旁觀者的想像空間中，難免會想到有誤中情色陷阱之嫌。儘管不似大陸的情色陷阱，都是利用職權作利益輸送。

中國舊時的《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都是正面的道德宣教。四川成都在零七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三字經」，書名叫《廉政三字經》，內容就鎖定大陸氾濫全國的貪腐現象，洋洋灑灑二十二萬字，除涉及權力觀、金錢觀、美色觀等主題之外，還涵蓋中國黨政各部門以及各行各業的貪腐，內容包羅萬象。

引言是義正辭嚴的警語：「興不興、問民間，亡不

亡、看清廉，與亡史、廉政篇。」接着是要求官員細想權力來自人民的「自重篇」。「為僕人、當自重，知身份、講文明」，然而，事實上，眾所周知，中共官員的權力都是來自上級。若真的權力來自人民，有人民投票授權的機制，也就不會貪腐氾濫若此了。

這本書有趣之處，還在於依各領域專篇分類，在「守德篇」裏，細分為官員、警察、金融、法官、檢察官、財會、國土資源、工商稅務、教師、醫生、記者、計程車司機等篇章，真是社會各階層一網打盡，各有各的貪腐特色，蔚為大觀。

解決貪腐的辦法，是予以警告：「垂香餌、釣大魚，貪食者、命嗚呼；金錢關、考幹部，過不去、下地獄。」問題是人人只求今生快樂，哪管死後的地獄滋味？

性別失衡問題

人類社會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性別失衡，也就是一個社會裏出現嚴重的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別小看這個供求關係，它實在是許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

二次戰後，如日本、德國、蘇聯等國家，因為戰爭造成大量男丁死亡，社會上嚴重女多男少，從而造成女性地位下降、性開放等社會現象。一般來說，女多男少還不會造成社會治安問題，因為女性較少暴力傾向，性慾一般需要性經驗的誘發，而且較少真正的性飢渴，有也要到二十歲以後。但如果社會上男多女少，社會出現大量性飢渴男人，那就不得了，男性的性飢渴會觸發性暴力與犯罪傾向，而且會使女性賣淫活動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社會需求。

中國大陸目前就處於這種性別失衡危機中。據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大陸的男女比例，已攀升到118.88比100，也就是男性比女性多出18.88％。這是多少人

呢，據估算，男性人口多於女性達三千七百萬。其中廣東、江西、海南、安徽、河南五個省，男女比例更達130比100。

聯合國在一九五五年制訂的性別比例正常值是102-107比100。中國大陸已遠超過這標準，性別失衡程度為世界之最，而且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就超標，持續時間也是世界最長。大陸輿論紛紛呼籲，「治理出生性別比例失衡已刻不容緩」。

國家計劃生育負責人指出，一些性別失衡嚴重地區，已經成為拐賣女童犯罪的重災區，並產生跨境非法婚姻、跨境強行拐賣和強迫賣淫等社會問題。

一孩政策肇禍

香港也有性別失衡問題，與大陸相反，卻是女多男少。性別比例是女性一千／男性九一二，並預計三十年後會發展成女性一千／男性七零九。香港衍生與大陸相反的問題。

北京不久前舉辦了一次性別失衡研討會，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慧英說，大陸性別失衡的三大原因是：長期父權體制下形成的重男輕女思想，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超音波的普及濫用。

其實，這三個原因都不是主因，主因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強制性「一孩政策」。

只生一個孩子，多數人選擇生男孩，主因是農村的實際需要。一個農戶，有一個男孩，就是一個勞動力，娶一個女子進門就是兩個勞動力；生了女孩，嫁出去就甚麼都沒有，老了幹不動農活也就無依無靠了。所以，

説甚麼都要生個男孩。在超音波可驗出懷的胎兒是男是女之前，許多地方都出現殺女嬰現象。有了超音波檢驗之後，殺女嬰是少了，但大量被驗出懷女嬰的孕婦，就選擇墮胎，而男嬰就生下來。這樣就造成了性別失衡達百分之十八的可怕數字。

男性比女性多三千七百萬，有多少男性是娶不到老婆的呢？據二零零六年內地的人口報告指出，二十到三十四歲這個適婚年齡的男性人口較女性多一千多萬人。加上超過適婚年齡和未成年的男子，就是比女子多出三、四千萬了。

幾千萬光棍的性飢渴問題，使女子賣淫成為社會需求，即使不予以合法化，當局可能也只好隻眼開隻眼閉了。至於社會性犯罪就會像溫水煮青蛙那樣，漸漸嚴重起來。

黃永玉的糊塗論語

坐了十多小時飛機，回到香港。受時差影響，翌日起了一個大早。既不想工作，又不想看書，去散步也累，於是去時代廣場隨便找一部電影看。看完出來，見時代廣場有「黃永玉畫展」，我說去看看吧。他每次畫展，我都看到些新東西，新意念，這次大概也不例外吧。

上了二樓畫展大堂，赫然見到黃永玉、梅溪和黃黑蠻。我沒想到會見到他們，因為畫展不可能畫家天天來，何況是星期天一大早。不過見到了可高興，因為真是好多年沒見了。自從香港回歸，而黃老也回歸北京、鳳凰之後，就極少機會見面。上次他在藝術中心開畫展，我也正好外出，回來倒是去看了畫展，卻沒碰上畫家。

他的畫，已有許多人評點了。何況我也沒資格寫畫評。畫展中倒是看到兩幅字屏，字體的蒼勁、草莽，並

非我過去熟悉的黃永玉的字迹。兩幅字也是他自己思考出來的句子，他稱之為「糊塗論語」。其中一幅是：「小樹苗長大以後，嫌那護持它成長的木架子有礙觀瞻」（大意）。

我記得黃老過去喜歡畫一些古詩的詩意。八九年他畫屈原《哀郢》，把整首《哀郢》以工整的楷書抄在畫上。

我問他：是不是現在覺得直接把自己的想法用文字寫出來，比畫畫更能表達自己的胸臆？

他説，對了，我還有許多個「糊塗論語」，有的太刺激，就不展出了。接着，他説了其中一些。

子女長大了，有嫌父母有礙觀瞻的；一個人名成利就了，有嫌糟糠有礙觀瞻的……。這類人生故事太多了。黃老的人生感懷，一語中的。

藝術與淫邪

要影視處及淫審處來評審甚麼是藝術、甚麼是淫褻，實在有點強他們所難。按照指引辦事的淫審處評審員，明明指引說不能露器官，露器官就是「二級不雅物品」，為甚麼「大衛像」、「愛情神話」之類露器官之作就不能評為二級呢？究竟指引管不管用？那不是讓人為難嗎？

然而，按指引辦事的結果，就是一再鬧國際笑話，使國際社會對香港這個自稱為國際城市的文化修養、道德準則嘖嘖稱奇！這是甚麼時代？這是甚麼國際城市呀？

有兩點是值得當局考慮修正的。第一是對書刊尤其是藝術品的評審，是否應由影視處去處理？第二是評審的準則，是否應定得這麼死板？比如，是否凡露器官的都要評為「二級不雅」？這是按指引執行還是要採取較靈活方式執行的問題。

影視處評審的是電影、電視，基本上屬於通俗文化。通俗文化露器官，大致上可以説是涉及淫褻。但書刊尤其是藝術品，則屬較高級的文化產品，無論是「大衛像」的露械，或時代廣場前黃永玉的帶漫畫意味的阿當夏娃雕塑，觀看的人都不會產生淫邪之念，因此由影視處按影視的標準去評審，難免鬧笑話。

官僚架構之下，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按指引的規章辦事。但書刊與藝術品，是不能以規矩去度方圓的。指引只能作參考，遇到藝術品時，還是臨時請一些藝術家或專家來參與評定比較好。甚麼是藝術？甚麼是色情？沒有任何規矩可以量度，也不是任何官員可以按章辦事的，它需要的是難以言宣的文化素養。

明理之言

無線總經理陳志雲在《蘋果日報》的訪問中，談到朱培慶事件與梁榮忠「車震」事件，他說，「我只覺得很難過，很可惜。沒辦法，今日傳媒氣氛是這樣，道德是要來提升自己的標準，不是用來鞭策別人的兇器，我們哪有資格去斷定他對錯？」

「鞭策」兩字大概是筆誤了，應是「鞭撻」。「鞭策」有正面激勵的意味，只有「鞭撻」才是「兇器」。

陳志雲這兩句話，是朱培慶事件發生以來最明理的話。中國人的社會傳統，總是把道德與一個人擔任公職的權利義務混淆，這實在是社會的不幸。

記得一九九八年克林頓捲入萊溫斯基醜聞。當時特別檢察官史塔奉命對克林頓窮追猛打，九八年九月發表《史塔報告書》（*The Starr Report*）。我當時也全文看過。史塔對克林頓的指控，主要不是指證克林頓與萊溫

斯基有性關係，而是指他作偽證——否認有性關係，以及妨礙司法——教唆別人向律師及檢察團說謊。在多次民意測驗中，也顯示選民「對總統的通姦願意給予原諒，但若屬作偽證或妨礙司法則不行」。

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掌權者，要講「立德、立功、立言」，其中道德高尚至為重要。然而，在西方現代政治文化中，掌權者以及所有職業的從業者，所要求的是權利義務要分明。一個人道德高尚，可以到山上去做一個道德高人，或者著書立說向世人宣講道德，但並不等於他可以做總統。同樣，當總統最重要的是他有沒有能力去履行職務，有沒有濫用權力，是否誠信，至於有沒有通姦，那是他老婆要關注的事。確如陳志雲所說：我們哪有資格去斷定他（道德上的）對錯？

零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這是被稱為「中國搖滾樂第一人」的崔健，在一九八六年五月唱出的名曲《一無所有》。這首歌風行一時，八九年天安門學運時，他也在廣場上唱這首歌支持學生。也因此，他的歌被中國當局禁唱多年。

二十一年過去，零七年崔健四十六歲了。二十一年來，他只出了五張專輯，然而《一塊紅布》、《最後一槍》、《紅旗下的蛋》、《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特別是《一無所有》，都一直在大陸以至海外華人世界有深遠的影響。我自己每次聽到他沙啞的聲音唱出《一無所有》，就有一分感動。像我這種年紀的人，要感動其實已不容易。

不久前崔健到台灣參加音樂節，離台前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其中有一段談到他的成名作《一無所有》。他說：「大家都認為，這個『一無所有』指的是物質上的東西，可我所謂真正的『一無所有』指的是在更細膩層面上的分析沒有了。那是指真正在你心中有很多東西，像宇宙一樣豐富，可你體會不到，也不去開發它。不是有錢、有物質就好。這樣看來，老實說，二十一年前的中國反而『甚麼都有』。假如那時的中國是一無所有，那現在我覺得是零無所有了，連一都沒有。」

他說，黑暗與光明的關係是對立的。不是一二三四有了，另外一邊就沒了。有了二，就有負二。更黑暗，也會更光明。愈多逆反、批判，愈是表示能接受批判的環境更開放。如果大家總是看物質的有還是沒有，心裏會更空虛。

我能了解他的話，也認同他的話。中國在追求豐富的物質，精神上卻是零無所有。

兩場球賽

連續兩個晚上看電視轉播球賽。第一晚看的是在澳門比賽的曼聯對FC深圳；第二晚看的是在香港比賽的利物浦對南華。

曼聯、利物浦，是兩支英超勁旅。英超以速度快、整體推進為特點。儘管球星的級數或比不上在西甲、意甲的國際球星，但球迷喜看英超的快速、拼勁、不欺場的比賽，因此英超的電視轉播費用也遠遠超過其他歐洲球賽。

深圳或南華，當然早知不是兩支英超勁旅的對手。但看兩場比賽的感受，真是很不同，看深圳對曼聯，曼聯精銳全出，二十分鐘內深圳連失兩球。自此深圳隊就洩了氣。事實上，從一開賽，深圳隊就怯場，沒有甚麼進攻意識，擺明捱打姿態，不求爭勝，但求應付球賽。終於大負零比六收場。曼聯認真，也有球星可看，但這是一場沒甚麼看頭的一面倒比賽。

利物浦對南華就完全不同。南華眾球員並不怯於對手是國際頂級勁旅，而是照樣拼勁十足地與對手展開攻防戰。開賽僅五分鐘，利物浦即由罰球打開紀錄，繼而又憑一個頗有爭議性的十二碼球拉開比數。不過，南華眾球員毫不氣餒，球球爭持，步步攔截，一點也不放鬆，並終於憑李海強一記離門四十碼的罰球追成二比一。這以後的比賽，也拼搏到底，充份發揮打不死、敗不餒的體育精神。在場觀眾原先捧利物浦與捧南華的比例是十比一，其後多數球迷已為南華鼓掌打氣。我覺得當晚的真正勝利者是南華隊。

有電視節目主持問：中國英國到底誰會在廿一世紀跑出？——看國足隊、深圳隊、香港南華與兩支英超球隊的比賽吧。

政治姓名「廖齊放」

也許是文章寫得多的關係，常有朋友要我給他們的未生嬰兒起名。這是難倒我的一件事。不應承不大好，應承了又真的不知從何着手。通常我會婉拒，但提出一些原則，一是不要用生僻的字；二是名字不要有諧音引起誤會或入學時被同學取笑，比如「愛華」、「慕文」；三是不要標新立異，讓人驚艷，普普通通就好。

《說文解字》說：「名，命也。」俗語說：「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在非常重「名」的中國傳統社會，取名其實也是重要的事。有人甚至認為起甚麼名字，名字有多少筆劃，可以影響一個人的畢生運程。所以嬰兒出生，父母起名時往往要測八字，查生辰，問算命師，翻字典……起名簡直比生小孩還要痛苦。

過去家門稍沾點書香的人家，往往把名字起作「希賢」、「希聖」、「敬堯」、「舜如」之類。而一般人家則愛把名字起作「得寶」、「喜旺」、「吉祥」、「有

福」、「有祿」等等。民間又有「賤物易養」的迷信，惟恐孩子養不大，於是會起一個小名如「薦包」(即「裹屍」）、「屎妹」或阿貓、阿狗。劉備的兒子劉禪小名「阿斗」，大約也是此意。

中共建政後，大量出現的是政治名字，如「解放」、「新華」、「衞國」、「國慶」，甚至「抗美」、「援朝」都有。

最好笑是那時我有一個同事的哥哥，是一個左得可愛的人。他生了一對龍鳳胞，當時內地大張旗鼓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於是給雙胞胎起名「齊放」、「爭鳴」。偏偏他姓「廖」，於是我們都說沒有人敢當孩子的保母也。

政治時代的姓名學

前文講父親給雙胞胎起名「廖齊放」、「廖爭鳴」的事情，絕非笑話，而是真有其事。後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變成「反右」，這位老爸也感到子女上學後名字會成為笑柄，於是改為「齊芳」、「爭明」。

在政治掛帥時代，起政治名字，固然成為大陸一時之盛，香港左派圈子也有樣學樣，紛紛跟風。大陸有人統計，從四九到五三年這個中共建政初期，十大俗名是：解放、新華、建國、愛國、國強、衛國、援朝、抗美、國慶、朝生。從五四到五七年的生產建設私有制改造時期的出生嬰兒，十大俗名是：建設、互助、和平、志方、京生（或滬生、廣生）、振華、合作、改造、國棟、再生。五八到五九年大躍進時期出生嬰兒的俗名是：躍進、勝天、紅花、鐵漢、衛星、超英、超美、向陽、思改、學鋒（學習雷鋒也）。五九到六五年天災人禍時期出生，政治名字是：堅強、抗洪、移山、向黨、抗生、志農、學雷、永進、振興、躍華。一九六六到七

六年文革十年的政治名字是：文革、要武(毛澤東對紅衛兵宋彬彬說「要武嘛」，於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全國也大興改名「要武」之風）、永紅、向紅、衛兵、衛革、紅衛、紅梅、向東、學軍。一九七七到八三年改革開放期，政治名字退潮，「單名」湧起，引發重名高潮：劉波、李剛、李海、張勇、王軍、王勇、張偉、劉偉、王偉、李偉。八三年後，政治名字徹底退潮，一些舊名再起，馨月、欣怡、佩珊、家豪又時興起來也。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來，最多重複的名字是「軍」、「兵」，包括「學軍」、「小兵」等等。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的時代。

左傾幼稚病

在中國大陸政治掛帥時代，無論內地或香港老左，用流行的政治名詞術語給子女改名的，其實都是比較基層的群眾，這些人多是患有「左傾幼稚病」的人，憑着所謂「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響應中央的政治運動，並沿用到自己的生活上去。較高層的「領導」，無論在大陸還是在香港，比較少給子女取這類政治名字。

話說我當時一個同事的哥哥，也就是齊放、爭鳴的爸爸，是在一家左報當排字工人。這類人通常左得可愛，也左得無知。五十年代初，我跟一個團到廣州去看「蘇聯展覽會」，同團就有這類左兮兮的人。記得那天晚上到了住處，已很晚了，吃飯時那些飯都又冷又硬，一位同行的老左捧着飯碗居然滿懷熱情地說：「祖國的飯真是香呀！」我心想，祖國的米因為用糙米，也許是比較「香」，但不是又冷又硬的這一頓呀！

類似的事情很多，這些基層老左對甚麼事情都有先

入為主的「感情」，永遠相信黨中央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那時掛新華社之名的港澳工委(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最經常做的工作就是到各個中資機構或左派的工會、學校作報告。對於左派職工來說，港澳工委就代表黨中央，代表永遠正確，大陸政治運動頻繁時期，往往昨天否定前天，今天又否定昨天。一時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一時又變成叛徒、內奸、工賊，一時林彪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一時又變成林賊。港澳工委到各機構作報告，就是要扭轉基層職工的思想。其實，要扭轉並不困難，反正老左職工早有先入為主的看法：新華社來人講的話都是對的。不過，來人總有一些從上頭傳達下來的自圓其說的說詞。

聽報告，永遠是老左生活中的大事。

政治作協主席

零六年當選中國作協主席的所謂「美女作家」鐵凝，在香港書展期間來港。雖貴為作協主席，香港人卻知道的不多，傳媒幾乎不見有甚麼報道。有報紙曾刊過她的芳容，使我懷疑國人的審美標準是否有下降趨勢。

中國作協前兩屆的主席，首位是茅盾，繼任為巴金，都是殿堂級人物。第三任好歹總得是作品稍為人知、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家吧。怎麼不是王蒙、劉心武、李銳、莫言、蘇童，而是不見經傳的鐵凝？

答案很快揭曉了。黨的信任乃高於一切，高於在文學界的聲望，高於在讀者中的影響力，當然也高於作品的價值。作協主席，在「官本位」的中國大陸，相當中央部長級的官銜。中國大陸的這種社團組織，都是中共黨操縱的。以獨立創作、獨立思考為專業的作家們，連選一個作協主席都沒有自由，就更別提有甚麼從地方到中央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啦。

零七年四月，鐵凝當選河北省中共十七大代表。在十月召開的十七大會議上，估計她有望晉身中央委員。

鐵凝在香港說，作協主席這個位置，「自己並非唯一」人選，她感謝文學界的寬容及認可。問題是對她的認可，還是對黨的決定的認可，再說，文學界能有自主權不認可嗎？

鐵凝又說，當選主席後，她不會放棄其最愛的寫作，「以文學滋養靈魂是一輩子的事」。為甚麼要以文學來滋養靈魂呢？文學寫作，越是個人，越是出於自己的感受與想像力，才越有價值，要以文學來滋養他人的靈魂，無疑是「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較溫和說法而已。

滙豐不敗之謎

零六年在內地出版之《滙豐金融帝國》一書，在香港改名為《金融帝國滙豐》出版繁體字本。據説作者劉詩平對原簡體字版作了重大修訂。

簡體字版我看過，算是一本相當詳盡地介紹滙豐長達一百四十多年精彩歷史的書。只不過，似乎仍未能將滙豐的企業精神清晰地表達出來。

滙豐的歷史，是百多年的傳奇。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過哪一個企業，能夠在百多年間業務不斷增長，永遠自強求新求變的。尤其是在我們生活的香港，更不要説是中國大陸了。

滙豐沒有大老闆，它限制私人或企業擁有滙豐股權的比例。滙豐主席不會天天趕酒會飯局，成為社會名流。滙豐總裁不會接到一個名人的私人電話，就沒有抵押批出巨額貸款給對方發展甚麼項目。滙豐的行政總裁

不會在海外某地另開一個私人戶口，把來歷不明的金錢偷龍轉鳳滙入，或給妻子兒女安排後路。滙豐主席，只是一個高級打工仔，任滿退休，就會回蘇格蘭養老。但他在任何一張現鈔上的親筆簽名，都體現出一個銀行家的專業操守，我們永不擔心他的誠信。

一百四十多年前成立的滙豐，它的傳統來自蘇格蘭人在英國主流社會中的邊沿角色。它永遠置身在邊沿，永遠帶着危機意識，永遠兢兢業業，也永遠求新求變。許家屯曾對我說，當年新華社設有一個專門小組去研究滙豐的結構與營運，相信劉詩平也是這小組成員。但許家屯說，新華社研究不出滙豐永遠不敗的因素。大概在中國民族性中，無法發展出這種因素。

奧運點火儀式曝光？

每屆奧運會開幕式中的聖火燃點，都會掀起奧運會的第一個高潮。舉辦國會花盡心思設計，而這種設計也被視為舉辦奧運的最高機密。

零八年北京奧運還未舉行時，大家都在猜想它的點火儀式是怎樣的呢？於是，內地網站有一位署名「重陽（崇洋）媚外」的網友貼上了一段「北京奧運會點火儀式曝光」短片，並說這是北京奧組委在瑞士進行的首次綵排。短片顯示一個身穿黑背心、短褲的男子，手執火炬，在機器手臂的托舉下緩緩升起，點燃身後電子屏幕中的一輪彎月，月牙開始熊熊燃燒，之後逐漸燃燒成一輪滿月。

這個短片曝光後，即在大陸網上瘋狂流傳，並帶來許多好評。論者認為「點月亮」的含義是「日月生輝」，並稱讚開幕式導演張藝謀的創意。

不過，除了點火儀式之外，還有另一段短片顯示奧運出場式的排練。舉着各國標識牌子帶領各代表團進場的，是身穿黑色緊身上衣、白色短裙的小姐。最奇怪的是這些禮儀小姐的頭上都戴着一個熊貓頭盔，看起來頗為滑稽。

就是這個熊貓頭盔，引起媒體的懷疑。媒體向北京奧組委查證，奧組會表示，點火儀式「絕對不可能是綵排」。媒體根據熊貓頭盔，聯想到一位被稱為「熊貓人」的前衛行為藝術家趙半狄，經查找，果然在趙的博客中找到這段「點火儀式」。趙其後表示這是他零五年在瑞士拍的行為藝術。

大陸的假冒事業，範圍廣闊，多姿多彩，真夠發達。

大陸女人真厲害

「大陸女人真厲害。」講這話的是一個朋友，他談起把朱處長害得雞毛鴨血的CoCo。朱處長被害慘了，大概會有一段長時間見不得人，CoCo還說自己是受害者，使她來香港「搵食」也難了。還向某周刊透露一些「入幕之賓」的名流姓名。周刊沒有公開是怕惹官司。不過，也夠讓曾經光顧過她的名人膽戰心驚了。

「她也不過是為生活吧了，怎麼就扯到『厲害』上去呢？」我說。

「被大陸女人害慘了的香港家庭無數，還不厲害？」

「那也是香港男人自願上鈎吧。」我說。

「何偉途中招，不也是大陸女人？還有程介南、梁錦松，不是也遇上大陸女人？」

「何偉途沒話說，那是特意設的圈套，是大陸女人還是其他地方的女人，沒甚麼分別吧？程介南與張專，那是兩情相悅，而且彼此都有付出，算是共諧連理。梁錦松與伏明霞，恐怕更是美好姻緣，還開枝散葉呢。」我不大同意他的話。

「如果不是張專，程介南何致於離婚？又怎麼會有告密信揭發他以權謀私？又怎會坐牢？如果不是伏明霞要車，梁錦松怎會欠思慮地在稅前買車，導致下台丟官？『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我相信張專、伏明霞都沒有壞心，程介南、梁錦松也不過是一時糊塗，但關鍵是香港、大陸的行事準則並不一樣。而且，她們都是大陸女人。」

香港男，與大陸女，衍生出的種種故事，恐怕是「一國兩制」下許多人、許多家庭最貼身的矛盾。而「大陸女人真厲害」則是不少人會產生的感觸。

黃笑話三則

黃笑話之一：

陳先生在醫院做完不孕症檢查後，美麗女醫生要檢查陳先生的精蟲數目，於是給了他一個密封的小玻璃罐子，要他回家裝些樣本來。

第二天，陳先生再來，玻璃罐空空如也。陳先生解釋說：「昨天，我先用右手試了半天，沒有動靜；我改用左手試，還是沒有用。我叫我太太幫忙，她也是兩隻手都試，也都沒有用。我叫她用嘴巴弄，仍然沒有辦法。」

女醫生聽得滿臉通紅。

陳先生繼續說：「剛好我表妹來我家，她比較年輕，體力好，我就拜託她幫忙。她也是先用手，再用嘴，很努力地……」

「停！停！」女醫生忍不住了：「這種事，你找你表妹幫忙做？」

陳先生說：「她很樂意呀！可是還是不行！我才來找你，看你能不能……」

女醫生大怒：「能不能甚麼？」

陳先生說：「能不能把這玻璃罐的蓋子打開呀！」

黃笑話之二：

老公近來無性趣。老婆偷偷買了威而鋼，磨成粉之後，混和在麵裏，端上飯桌。

老公嘖嘖稱奇，對老婆說：「奇怪，為甚麼今天的麵條一根一根豎起來呢？」

黃笑話之三：

某部門經理生日，前一天他的美麗女秘書對他說：「明晚來我家，給你做生日！」經理大喜，一口應承。生日那天，他去到女秘書家。女秘書嫵媚地對他說，「你稍坐一下，過十分鐘到我房間來。」然後進房，經理在門縫中看到房間燈熄了。於是經理脫光衣服，十分鐘後推門進去，剛進房間，燈就亮了，一大群部門同事聚在一起高叫：「Happy Birthday!」

巴菲特最喜歡股災

股市大跌。電視播映出小股民的神色，多不大好看。我也買了些股票，但抱着長期持有優質股的理念，不太理會股市上落。

有沒有人喜歡股災？有。他就是被稱為股神的巴菲特。他手上持有的股票，應是巨大數目，股市下跌豈能不使資產縮水？但在一本書《巴菲特之道》(*The Tao of Warren Buffett*) 中，說他「最喜歡股災。因為這樣才能貫徹他的投資哲學：以便宜的價格買入長期績優的股票。」

台灣一位財務顧問公司的CEO蕭碧華在講到巴菲特的這個投資哲學時說：「我的投資經驗將近二十年，這期間也經歷過十次股災，我發現如果在股災時投入股市，通常半年會賺五成，一年賺二至三倍的機會很大。」

當然，這首先要奉行巴菲特的「買股不買市」的原則，也就是選擇優質股，長期持有。在上述那本書中，他有一句名言：「我們應該秉持天主教徒對婚姻的態度進行投資。」天主教徒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事。巴菲特的投資策略也是對大多數他選擇的優質股，都抱住不放。

《巴菲特之道》記下的巴菲特語錄還有：「永遠不要問理髮師，你是不是該剪髮了。」「只有在華爾街這種地方，才會看到大老闆坐着勞斯萊斯，去請教搭地鐵上班的分析師。」——他的意思是，買股要獨立思考，不要相信華爾街經紀人一天到晚因利率漲跌、市場行情、內線消息而作出的投資建議。尤其是，他們如理髮師一樣，從買賣股票中可賺取佣金。

巴菲特認為有勇氣的經營者要「肯犯錯」。「如果你不肯犯錯，就無法作出決定。」

令人噴飯的試卷

會考放榜，有報道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開倉送大禮」，令英文科及格率從前一年的百分之五十三點八，攀升至這一年的百分之七十。有十優狀元更形容試卷只屬中二程度。

為適應考生水平之下降，調低試卷程度，似不是香港獨有現象。台灣友人傳來一個貼文，題為《歷史老師你也放水放得太兇》。內容是一組歷史考題，看了不禁令人噴飯。茲錄如下：

一、為了救愛妾而引清兵入關的明末將領為：(1) 吳一桂 (2) 吳二桂 (3) 吳三桂 (4) 吳四桂

二、承上題，其愛妾是：(1) 林粉圓 (2) 王湯圓 (3) 張芋圓 (4) 陳圓圓

三、秦二世時，專擅朝政、指鹿為馬的是：(1) 趙高 (2) 趙低 (3) 陳高 (4) 陳紹

四、著有道德經，為道家始祖的是：(1) 李耳 (2) 李眼（3）李鼻（4）李口

五、原為唐高宗之后，後登基為帝，為中國第一個女皇帝的是：（1）文則天（2）武則天（3）文則地（4）武則地

六、東漢末年，劉備、關羽與何人結盟為兄弟：（1）岳飛（2）張飛（3）鳳飛飛（4）王菲

七、承上題，史稱三結義為：(1) 宜蘭三結義 (2) 桃園三結義（3）新竹三結義（4）苗栗三結義

八、唐朝詩人，著有長恨歌描寫楊貴妃生平的是：（1）白居易（2）黑居易（3）黑嘉麗（4）白冰冰

九、遠古時代，傳說黃帝於何地打敗蚩尤：（1）涿牛（2）涿豬（3）涿鹿（4）涿馬

十、國共戰爭期間，打敗國民黨，建立中共政權的中共領導人為：（1）毛澤東（2）毛澤西（3）毛澤南（4）毛茸茸

貼文最後一句：「你該不會……答錯吧！」

蘇小妹解讀怪詩

明代馮夢龍的《醒世恆言》記「蘇小妹三難新郎」的故事，其中錄下蘇東坡的禪友佛印和尚寫給蘇東坡的一首「長歌」，蘇東坡拿在手上，卻念不出來。因為全首詩每二字一連，共一百三十對字。因篇幅關係，這裏只錄出前面一段：

「野野鳥鳥啼啼時時有有思思春春氣氣桃桃花花發發滿滿枝枝鶯鶯雀雀相相呼呼喚喚岩岩畔畔花花紅紅似似錦錦屏屏堪堪看看山山秀秀麗麗山山前前煙煙霧霧起起……」

東坡拿在手上，只是沉吟而念不出。這時蘇小妹取過，便說：「哥哥，此歌有何難解？待妹子念給你聽」，即時朗誦：

「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岩畔。岩

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山，秀麗山前煙霧起……」

東坡聽小妹念完全首，大驚道：「吾妹敏悟，吾所不及！」於是將佛印原寫長歌，及小妹所定之句讀，都寫出來，寫給了小妹出差在外的夫婿秦少游。秦少游回了一首古怪的疊字詩：

思伊久阻歸期
靜　　　　憶
轉漏聞時離別

少游書信到時，東坡先拆看，不能解，交給小妹，問她：「汝能解否？」小妹說：「此詩乃仿佛印禪師之體也。」即念曰：「靜思伊久阻歸期，久阻歸期憶別離。憶別離時聞漏轉，時聞漏轉靜思伊。」

東坡嘆道：「吾妹真絕世聰明人也。」

這是古代才女的故事，也是中國文字遊戲的絕妙之作。與前文所錄的歷史試卷相比，該如何慨嘆今不如昔？

古代的迴文詩

前文寫的迴文詩，故事未完。話説蘇東坡與蘇小妹接了秦少游的迴文詩後，按其體例，小妹與東坡亦各寫了一首回贈。小妹寫的是：

蓮人在綠楊津
採　　　　一
玉嗽聲歌新闕

依少游體例念出就是：「採蓮人在綠楊津，在綠楊津一闕新。一闕新歌聲嗽玉，歌聲嗽玉採蓮人。」

蘇東坡寫的是：

花歸去馬如飛
賞　　　　酒
暮已時醒微力

依前例讀出是：「賞花歸去馬如飛，去馬如飛酒力微。酒力微醒時已暮，醒時已暮賞花歸。」

這是《醒世恆言》中的記事。但留傳下來蘇東坡尚有多首迴文詩，只不知是否受蘇小妹與夫婿秦少游的迴文詩啟發而引起玩這種文字遊戲的雅興。

中國古代之迴文詩又稱回文詩，有多種體例，有「通體迴文」、「就句迴文」、「雙句迴文」、「環復迴文」等，上引之迴文詩屬「就句迴文」，即每句的前半與後半互為迴文。蘇東坡留傳的迴文詩多是「通體迴文」，即一首詩從末尾一句倒讀至開頭一字，另成一首詩。著名的有《記夢二首》，詩前有短序：「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茶團，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寫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吐碧衫。意用飛燕吐花事也，乃續之為二絕句。」這裏記其中之一：

「酡顏玉碗捧纖纖，亂點餘花吐碧衫。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岩。」

倒讀成另一首：「岩空落雪松驚夢，院靜凝雲水咽歌。衫碧吐花餘點亂，纖纖捧碗玉顏酡。」——正讀倒讀都是好詩。

CoCo 這下得意了

CoCo現在可得意了。據《文滙報》報道，她的艷史，將會搬上銀幕。內地導演徐兢據説以一千萬人民幣的天價，簽下CoCo，準備以她為原型，披露香港風月場所的情況。徐兢説，如果進展順利，零七年底至零八年初就有望開拍。原先説希望回香港做第一流媽媽生的CoCo，現在胃口大了，她得意洋洋地表示，她如果有一天回香港，將以藝人的姿態回去。

一次牽手出街，一張躲藏在女人屁股後的照片，朱處長從此窩囊，似乎見不得人。而那個風月場中的女子呢？看來卻如中了大彩票，搖身一變，風生水起，不可一世也。

若以朱處長與CoCo比，哪一個更有本事？哪一個更優秀？朱處長在港大畢業，在香港電台三十多年，辛苦奮鬥，參與開創過不少好節目。無論從甚麼角度看，都是一個人才。CoCo是甚麼呢？年紀輕輕，除了做那

件事之外，沒有其他經歷，也沒有甚麼高學歷，就憑這麼一次偶然的機會，乘着這陣怪風，便扶搖直上。你說世上的事，公平不公平？

原來這世界上，沒有甚麼優秀不優秀，努力不努力，資歷不資歷，只要你是人，有那個東西，你就能把一個人的一生奮鬥踩下去歸於空無，而你也能夠乘機上位。這個東西，不是甚麼神奇的靈符，不是甚麼智珠，而是人人都有的。甚麼？就是生殖器官啦。

古往今來，不管是甚麼英雄才俊之士，往往一下子就過不了這原始動物的一關。說來可憐，十年窗下、一生奮鬥呀！說來也可笑，甚麼都不用，只憑那原始工具，就一眨眼成功了。

兩情若是久長時

農曆七月初七是七夕，香港現在已很少人過這個情人節了。這是中國傳統的兩個情人節之一，另一是元宵。

古代有不少七夕情詩，最早大概是「古詩十九首」的其中一首。但我更喜愛的是宋代秦少游的《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五十年前，兩個中學同學，畢業後分離兩地。憑着「飛星傳信（不是「恨」）」，互通款曲，而彼此相愛。但兩地不僅地理阻隔，而且一直受政治環境的困擾。不過，二人卻不顧困難重重，仍結成夫妻。婚後，依舊分離。丈夫每隔一兩個星期，就坐車，過關，花好幾個小時去探望妻子，其後又添了兩個女兒。每次離別，都有「忍顧鵲橋歸路」的感傷。政治環境嚴酷時，丈夫甚至

回家探望，都看不到妻子。心中苦楚，實難形容。這樣的分離兩地的生活，延綿了二十年之久。這二十年，沒有「朝朝暮暮」，卻帶來了「此情久長」。他們後來自我安慰說，若是朝夕相對，也許已離婚了。

二十年後，二人一起生活了，開始了「朝朝暮暮」，才知道一起生活的不容易。人與人的性格有扞格，一起生活有不適應之處，能相互容忍，也許正是因為有過長久的別離，更珍惜「朝朝暮暮」。待「朝朝暮暮」久了，成為一種尋常生活，從平淡中悟出味道，才發現那是最堪咀嚼的滋味。於是想到，「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也許只是為不能朝朝暮暮的牛郎織女所說的安慰話。

為甚麼有這感慨？因為是當事人之一。

慰安婦的更大傷痛

美國日裔眾議員本田在美國眾議院提出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的議案，獲無異議通過。加拿大、荷蘭議會也開始關注有關問題。《蘋果日報》刊登了四名海南島慰安婦倖存者的聚會，各自說出自己的傷痛經歷。

但是，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對這問題從未發聲。官方的中華慈善基金會曾計劃扶助慰安婦倖存者，最終因上級以「事件敏感不宜介入」為由而作罷。

甚麼原因？

旅居加拿大的蘇賡哲，引述青海人民出版社《中國慰安婦》的記載，一九四零年四月河南新鄉地區王各莊有八十二名婦女被日軍押去當慰安婦，苦楚當然不勝述說。但更大痛苦卻是後來自己同胞施予的。能夠生還的慰安婦，其後大多死於家屬的羞辱和政治迫害。一位倖

存者說：「解放後，當過慰安婦這一段歷史，不斷成為我們的罪惡。今天，我們被說成是日本侵略者的軍妓，明天，又說我們是日本潛伏下來的女特務；後來我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先鋒。每次來運動，都是以批判我們開始，最後以徹底批臭我們結束。」據報道，文革時，這群河南倖存的慰安婦，連累三百九十七名婦女被批鬥，二百三十一名女性自殺或自殺未遂，株連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三名旁系親屬，要他們招出「陰謀集團」的綱領。這案件至今未平反。

一名慰安婦說：「我恨日本鬼子，這不假；可你知道，我更恨的是誰嗎？是我們中國人。」因為日本軍蹂躪她們的肉體，而中國人則蹂躪她們的靈魂。日本人的蹂躪是一時的，中國人的蹂躪則是終生的，甚至株連親屬及後裔。

再記迴文詩

迴文詩最早出現是晉代蘇伯玉妻所作的《盤中詩》，相傳蘇伯玉出使，久不回家，其妻在一個圓盤中寫詩寄給他，取盤旋迴環以表達婉轉情意。詩從中間的「山」字讀起，從中央而向外圓擴張：「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

最絕的迴文詩，是南北朝時，竇滔妻子蘇惠以五色線織成的「璇璣圖詩」，共八百四十一字，排成縱橫二十九字的方圖，無論縱讀、橫讀、斜讀、交互、正讀，都可成詩，詩又可讀成三言、四言、五言、六、七言不等，有人統計可組成三千七百五十二首詩，真是空前絕後的文字巧思，令人嘆為觀止。

迴文詩最堪咀嚼的是清代女詩人吳絳雪寫的《四季詠》，她分春、夏、秋、冬，每一季寫下十個字，這十個字就迴旋組成一首詩，以《春》為例，十個字是：鶯啼綠柳弄春晴曉月明。

組成的詩是：鶯啼綠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曉月明，（下兩句倒讀）明月曉晴春弄柳，晴春弄柳綠啼鶯。

《夏》、《秋》、《冬》也是各十字，讀友可依前例讀成三首詩。《夏》的十字是：香蓮碧水動風涼夏日長。《秋》的十字是：秋江楚雁宿沙洲淺水流。《冬》的十字是：紅爐黑炭炙寒冬遇雪風。

四首詩文字綺麗，婉轉迴環，意味無窮。

貪婪與恐懼

股市在早陣子如坐過山車般大上大落，無論是股民還是證券分析人士，都徘徊在「貪婪」與「恐懼」之中。恐懼，是擔心股市狂跌，進入熊市，於是市場有恐慌性拋售；貪婪，是擔心拋售之後反彈，明明可以賺到的錢卻追不回來。

投入股市，貪婪與恐懼，是人性的兩種表現。不貪婪就不會入市；而恐懼、怕輸也是人情之常。

股市大上大落，股神巴菲特有甚麼動靜？他減持中石油，和買過美銀，都被全球報道。最近讀到一篇文章，講巴菲特的「投資心法」。所謂「心法」，講的是心理質素，也就是對於在股市中的進或退，應抱持怎樣的貪婪與恐懼的心理。他的名言是：

「貪婪是好的，但要有足夠的耐性鍛煉貪婪。你要在別人恐懼時展現貪婪，而在別人展現貪婪時，你要恐懼。」

細味這段話，看能不能咀嚼出一點心得。

貪婪是好的。這是對投入股市的肯定。你不貪婪，就不會投入股市。所以，貪婪雖然是一個負面的詞語，但對投入股市這種行為來說，卻無可厚非。

但貪婪必須要有耐性。沒有耐性，想搶快錢，那麼真是很可能會讓「貪」變成「貧」。而耐性是需要鍛煉的，在股市上落中控制自己的情緒，要經多番磨煉。

當股市大跌，人人都感到恐懼，這時候巴菲特認為是大手入市的時機，因而要「展現貪婪」；而當股市持續飆升，人人心頭火紅，展現貪婪時，巴菲特認為這是該恐懼的時候了。

可惜多數人不是這樣。別人貪婪時自己也貪婪，別人恐懼時自己也恐懼。所以在股市中輸家比贏家多。世上只有一個巴菲特，而學到他一點點本事的人也不多。

兩個杜鵑、精衛的故事

溫家寶用杜鵑啼血、精衛填海，來鼓勵香港年輕一代，實在有點陳義過高，而且可說不倫不類。難道要香港年輕一代「秉持愛國愛港之心」，就得如杜鵑啼血嗎？再說，杜鵑望故國而飛，懷故國而啼，若用來比喻離開祖國而思念故土之人，猶有可說。香港已經回歸，是中國一部份，年輕一代隨時可前往大陸，實在毋須杜鵑啼血了。

零五年，旅居海外的異見作家劉賓雁去世，網上有作家蘆笛寫了一篇「追悼劉賓雁老前輩」之文，題目用的是黃遵憲那兩句詩：「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倒是很恰切。因為劉賓雁正是一直懷念着故國，多次申請回國都不獲批准，他的情懷倒真有「杜鵑啼血」的味道。

另一個引用這兩句詩的故事，是講八十年代中國的一個教育家劉道玉。他在一九八五年擔任武漢大學校

長，推行高校的改革，容許學生以插班生及非高考的寫作成績進入大學，還首創學分制、雙學位制和跨系、跨科、跨校就讀制，總之是不拘一格，只着重培養人才。學生不叫他劉校長，只叫他「劉道」，「玉」字也省去，以取他「道法自然」的教學理念。一九八八年，他創建的插班生制度獲得法國、日本的勳章，但第二年，他就被莫名其妙地免去校長職務了。原因很簡單，就是他的教育改革讓中國保守的高等教育亂了套。

十七年後，二零零五年，劉道玉寫了本書：《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表示仍想集資辦一所非官辦的新式學校，並引用黃遵憲那兩句詩以言志。一個成功的教育家，背後是一個失敗的命運。這是精衛填海的現代版。

《奧你媽的運》

內地互聯網零七年流傳一首歌，歌名叫《奧你媽的運》，由山西太原底層音樂工作室「盤古樂隊」演唱，主唱：郭一飛，BASS：余昊。這首歌後來被山西省文化廳下公文要求各省、各市查禁，但有禁不止，仍繼續流傳。繼而當局表示要「對此類違法行為進行嚴懲」了。

《奧你媽的運》歌詞如下：

晉國太原／原來有個地下樂隊名叫『奧你媽的運』／這樂隊名字真他媽的不錯／真他媽的屌／奧你媽的運／奧你媽的運／真他媽的過癮／真他媽的來勁／操你媽的北京／奧你媽的運／操你媽的北京／奧你媽的運……

最後兩句不斷重複。讀者有興趣可在YouTube上聽到這首歌。

有人認為，這首歌要旋律沒有旋律，要批判沒有批判，要幽默沒有幽默，只是不停吶喊。當然，要是拿來同《福佳始終有你》相比，後者自然是幽默、抵死得多了。《奧你媽的運》只是一味「媽」，一味「操」，只是發洩，只是解恨，有閑情幽默的人會覺得無聊，沒有閑情的壓抑者就會覺得痛快。

這首歌在大陸備受歡迎，只能說是人們對政府不滿，對每天播的奧運歌感到便秘，《奧你媽的運》代表叛逆，它的歌詞簡單直接，卻包含報復、狂野、威脅、魯莽，乃至下流、骯髒，它可能確實是一股地道的民間真實情緒，來自受欺壓、愚弄的老百姓的憤怒。他們對北京奧運不具有「同一個夢想」。

不過，盤古樂隊的解釋是，這首歌不是罵奧運，而是覺得北京奧運是「他媽的屌」，北京話是「過癮之至」的意思。你說呢？

陰陽失衡，恐有爭戰

一個住在深圳的朋友，有一個五歲大唸幼兒園的兒子。他說，他兒子跟男同學一起玩得好好的，一旦出現了一兩個女同學，男同學之間沒多久就打起架來了。我問是甚麼原因，他說不知道，可能是同班的同學男多女少吧。男的有二十七人，女的只有九人。

這麼小就為女孩子爭奪了嗎？好像很難讓人置信。他說，大概還談不上是爭女孩子，不過只要有女孩子加入，男的就打架，是屢試不爽的。

另外一個，也是住深圳的朋友，有一個七歲的兒子，讀小學一年級。他兒子的班上有二十多個男同學，但女同學只有三個。他沒說男同學會為女同學打架，也許他只是不知道，或沒聽兒子提過而已。

香港一般學校，是女多男少，但不會有甚麼問題。女同學在一起時，是不會因為有男同學出現而打架的。

因為女性天生陰柔，男性則陽剛。打架的事，通常只在男孩子中間發生。女生也有妒忌，也有暗鬥，但極少會大打出手。

社會上女多男少，或男多女少，若超過一定比例，就會出現陰陽失衡。有專家認為，男女任何一方多了百分之十，就算失衡，社會就有不穩定因素。不過，女多男少的社會（如戰後的日本、蘇聯、德國等）一般不會有甚麼明顯的社會問題，因為女性是陰柔、內斂的。但如果是男多女少的社會，就會有較多的性暴力、性侵犯，毆鬥的事情也頻頻發生，社會就有不穩定因素。

中國官方零七年統計，男女比例是男性較女性多百分之十七，有的地區男性更多百分之三十。實際情況恐怕比官方數字嚴重。有一位術數專家估算，由於陰陽嚴重失調，中國內地在十八年後會有戰爭。

簡訊文學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酒，而滲了水的酒，就是朋友。」（宜瑄）

這是台灣舉行的「myfone 行動創作獎」的「雋永類●評審團特別獎」的作品之一。

近數年流行發手機簡訊，尤其在大陸與台灣，發出的簡訊常有創意。於是台灣就由《中國時報》與「大哥大」公司合辦了這個簡訊文學獎，規定參賽作品不得超過七十字，分「雋永類」與「情書類」，經初審、複審後，決審委員是余光中、張曉風、張大春。最後評審結果是兩類的頭獎都從缺，情書類二獎有兩人獲得，三獎有四人；雋永類增加了「評審團特別獎」，獲獎的有二人，二獎二名，三獎五名。

文前所引是特別獎之一，開頭兩句是人所熟悉的話，但如果不想與淡如水的君子交，又不想與濃如酒的小人交，怎麼辦呢？簡訊作者提供的是「滲了水的酒」，即不濃不淡，就是朋友。——確有創意。

另一個雋永類的特別獎得獎作品是：「右手掌握現實，左手醞釀想像，擊掌吧！」（褚玫蘭）

情書類的二獎作品有二：

「病危，患相思。等你，老地方見。」（陳松郁）

「我們是相愛的兩個齒輪。不論在自己的世界如何運轉，總有一角緊密嵌入對方。」（顏嘉慧）

雋永類二獎作品有二：

「第一滴眼淚是狼狽，第十滴眼淚是心碎，第一百滴眼淚是崩潰。當我不再流淚，一切已無所謂……」（吳美賢）

「此時天堂是否也已人手一機，我親愛的阿婆，你也要開始學習使用手機，學習看國字，讓我知道你在天堂過得好不好。天上雖是一天，我們在人間已想你十年。」（陳雅琪）

簡訊文學，值得回味。

現代版簡訊情書

簡訊文學中「雋永類」的三獎作品有：

「世界是滾動的輪軸，我只是不斷跑着卻還在原點的天竺鼠。」（曾怡鈞）

「承諾，真的一點用也沒有。開支票的人，不一定會履約。收支票的人，不一定想兑現。」（許雯如）

「人生，根本不是日記本説得清的。」（洪荷婷）

「愛情是一條沒有繫上紅色繩索的兩人拔河，無法計較輸贏，只有一人鬆手一人猛然跌倒在地，才算結束……。」（劉俊輝）

「世上如果真有永恒不變的美麗，那一定是種詛咒。」（楊明怡）

我較喜歡最後這條，許多人為了要讓自己有永恒不變的美麗，最後真是變成了詛咒。

情書類三獎作品有：

「三十年前我的娘家是你塗鴉的圍牆，三十年後你的杯子裏會有我的假牙。」（葉韋君）

「衣服摺到一半，衣櫃不滿一半，刷牙刷到一半，牙膏還有一半，睡覺睡到一半，夜只過了一半，簡訊打到一半，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另一半？」（周秋華）

「永恒，一直是我們愛情，最小的單位。」（黃世綱）

「此非詐騙簡訊，請速回應，切勿忽略刪除。親愛的——用户你好，請在收到本訊息之後，盡快回覆發送本訊息之號碼，以免此端懸着我這愛你的心，收不到訊號。」（陳奕達）

這些現代版情書，與我們年輕時寫滿幾頁紙的情書已不一樣。它們簡單、快捷，連「病危」都只是逗趣，因為接下來是「等你，老地方見」。我較喜歡「三十年前」，因為講的是「三十年後」「會有」，即還沒有發生的事，是對一生一世愛情的待望。

璇璣圖詩

有讀友來信，對我提到的「璇璣圖」詩甚感興趣，希望我能把它刊出。

《迴文璇璣圖》是東晉十六國時前秦才女蘇蕙所作，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第四十一回有所敍述。我原想將二十九字乘二十九字的六塊《璇璣圖》在此製版刊出，惜篇幅所限，未能如願。其後，我在維基百科網頁搜尋到《璇璣圖》，讀友可自搜尋。

在這裏，我且將其中一角，列出給讀友們欣賞：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

傷嗟情家明葩榮志

慘嘆中無鏡紛為篤

懷懷傷君朗光誰終

慕所路房容珠感誓

增離曠幃飾曜思穹

憂經遐清華英多蒼

心荒淫妄想感所欽

沿四邊讀是：「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志篤終誓穹蒼，欽所感想妄淫荒，心憂增慕懷慘傷。」沿四邊反讀是：「傷慘懷慕增憂心，荒淫妄想感所欽，蒼穹誓終篤志貞，唐虞聖德懷智仁。」

在四邊之內中間的字，自「嗟」字起，是三言詩：「嗟嘆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幃清；華飾容，朗鏡明；葩紛光，珠曜英；多思感，誰為榮？」左右分讀：「懷嘆嗟，所離經；路曠遐，傷中情……」中間借一字，成四言詩：「懷所離經，傷路曠遐；君房幃清，朗容飾華，光珠曜英，誰感思多？」中間各借一字成四言詩：「懷所離經，路傷中情；君房幃清，容朗鏡明；光珠曜英，感誰為榮？」

單單一角，所成之詩，就難以盡錄，更何況全圖？唐時有人讀出數百首詩，明代有人讀出七千九百五十八首詩，遂有情詩八千的說法。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是一句猶太諺語。這句話的廣泛流行，源自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作者，這小說後改編成電影《布拉格之戀》，轟動一時），他在一九八五年五月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以這句話作為頒獎禮上的講題。

昆德拉用「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話來說明「小說的智慧」從何而來。為甚麼人們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呢？因為人們愈思考，真理離他愈遠。人們愈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距離就愈遠。因為人跟他對自己的想像、對自己的認識不一樣。人從來不認識自己。唐•吉訶德左思右想，他的僕從桑丘左思右想，他們不但未曾看透世界，連他們自身都無法看清，但小說家卻通過小說創作，看到人類的處境。昆德拉認為，真正的小說家，從不會為自己的信念說話。當托爾斯泰構思《安娜•卡列尼娜》時，他心中的安娜是一個極不可愛

的女人，她的淒慘下場似乎罪有應得。但寫着寫着，他就被自己創作的角色帶引着，讓安娜變得可愛和值得同情了。昆德拉認為，這不是托爾斯泰的道德觀有所改變，而是他聽到了道德以外的另一種聲音。昆德拉稱之為「小說的智慧」。他說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聽到這種超自然的聲音。因此，偉大的小說裏蘊藏的人生智慧，總比它的創作者多。認為自己比他的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昆德拉勸他們「不如索性改行」。

昆德拉說，十六世紀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有一天聽到上帝的笑聲，歐洲第一部偉大小說（指《巨人傳》）就呱呱墜地了。小說藝術就是上帝笑聲的回響。

毫無幽默感最可怕

世界上最讓人厭惡和懼怕的人，是不懂得笑，毫無幽默感的人。昆德拉在一九八五年獲耶路撒冷文學獎的獲獎致詞中說，十六世紀法國小說家拉伯雷替法語創造了不少新詞彙，一直沿用至今，但有一個詞被人遺忘了，這就是源出希臘文的 Agelaste ，它的意思是不懂得笑的人。

昆德拉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成長，深受不懂得笑的人的迫害。他說拉伯雷也是受不懂得笑的人迫害，幾乎使他放棄寫作。這些不懂得笑的人一天到晚思考，卻從來沒有聽過上帝的笑聲。他們自認為掌握絕對真理，根正苗紅，又認為人人都得「統一思想」。然而，「個人」之所以有別於「人人」，就是因為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絕對真理」，就是因為沒有「千人一面」。小說，正是個人發揮想像的樂園，在小說裏面沒有人擁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權利。過去四百年西歐個性主義的誕生和發展，是以小說藝術為先導的。

不錯，西歐啟蒙運動，有不少思想家。有盧梭、伏爾泰、費爾巴哈。他們從思想和理論概念着手，體現了時代精神。但昆德拉認為，「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受上帝笑聲啟發的小説藝術，它不窮理，卻是盡性，將人的性情盡量發掘，與思想論證的思想家同樣偉大。神學家、哲學家編織理路分明的花毯子，小説家就把它拆骨揚線。

十九世紀哲學家給人們理性的思維，十九世紀的法國作家福樓拜在小説中卻描述人的愚昧。他小説中的人物愚昧是與生俱來的。可憐的愛瑪（《包法利夫人》主角），無論熱戀還是死亡，都跟愚昧結了不解之緣。人類的愚昧與社會進步一起成長，昆德拉説，這是小説家最偉大的創見。

一山走過又一山

李安憑電影《色，戒》奪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這是他繼零五年憑《斷背山》奪同一獎項後，再一次取得這殊榮。

差不多同一時間，台灣就出版了一本有關李安的書，書名是《一山走過又一山：李安．色戒．斷背山》，作者李達翰，據報道他是一個影迷、影癡，並常以一個電影愛好者身份來親近和闡述電影。

從副題來看，一山，指的是李安走過的《斷背山》，又一山大概是指《色，戒》了。

從《推手》開始，李安的電影就被我列為必看之作。比較失望的，是在華人社會獲得最多掌聲及馳名國際的《臥虎藏龍》。不過，《臥虎藏龍》卻帶給他最大的成功：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也捧紅了章子怡。

《臥虎藏龍》卻幾乎毀了李安。因為它引發了李安要拍這種大製作的雄心，也獲得了製片家的鉅額投資，於是他拍了《變形俠醫》（*The Hulk*）。這部片賣座失敗，飽受劣評，也證明了追求大場面、大製作、特技、驚嚇等等，都不是李安的強項。從《推手》、《囍宴》以來，李安以描述人與人細膩的感情而獨擅專長。《臥虎藏龍》、《變形俠醫》本來就不是他那杯茶。

據《一山走過又一山》敘述，在《變形俠醫》失敗以後，李安一度消沉，萌生不再拍片的念頭。然而，這部失敗的電影，卻使他與父親多了許多談話機會。從小到大，都希望李安做些穩當的學問而不要在娛樂圈遊離的父親，在李安表示灰心時卻告訴他：「你只能戴着鋼盔衝下去。」不久，父親過世了。三個月後，李安重新振作，並憑自己興趣，開拍《斷背山》。

只是當時已惘然

人生有起有落，有成功有頓挫。即使像李安這樣有才華並已打出名堂的電影藝術家，在荷李活幾乎壟斷了電影市場、而被稱為「新新人類」的新世代，又與人的感情生活疏離的景況下，隨着《變形俠醫》的失敗，李安感到他所專擅的感情戲沒有出路，從而萌生不再拍片的念頭，也是很自然的。這時候，父親的一句話：「你只能戴着鋼盔衝下去」，對李安來說，真是最大的鼓勵。

不衝下去，又怎樣？退回到校園，從事教學工作嗎？這不是李安要選擇的人生路，只是無可奈何被迫着要走的路。衝下去，就得戴鋼盔，不怕槍林彈雨，不怕批評，不計成敗，選擇自己興趣並且專擅的，走自己的路。

誰會認同《斷背山》這種牛仔同性戀的題材，可以拍成一部吸引觀眾入場的電影？但李安從小說中看到了

人類生活中共有的遺憾，就是「失去」。他說：「《斷背山》是關於失去。你在很平常的狀況下遇到一個人，但你不知道甚麼時候，基於甚麼原因，你將失去這個人。」這種人人都會遇到的「失去」的「遺憾」，難道還不是人類共有的感覺嗎？

《斷背山》的成功，使李安重新拿起了過去遲遲下不了決心、卻一直縈繞在心頭的《色，戒》。這是由三篇張愛玲小說所構成的電影。三篇小說被張愛玲收集在《惘然集》內。《惘然集》的名字來自李商隱的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這兩句詩所含世事、感情之深，實可令人反覆回味。

行文時，電影《色，戒》我還沒有看到。與《斷背山》不同，它是一部華語片。以華語片、六十年前的感情描述，而拍成一部在歐洲獲獎的電影，李安真的是一山走過又一山了。

十大賣座愛情電影

《時代》雜誌刊出美國電影史上十大最賣座的愛情電影，依次是：《亂世佳人》（一九三九年），《鐵達尼號》（一九九七年），《齊瓦哥醫生》（一九六五年），《畢業生》（一九六七年），《愛情故事》（一九七零年），《人鬼情未了》（一九九零年），《壯志凌雲》（一九八六年），《衝上雲霄》（一九八二年），《金龜婿》（一九六七年），《風月俏佳人》（一九九零年）。十大賣座電影，最高收入（《亂世佳人》）為十三億二千九百四十五萬美元，列為第十的《風月俏佳人》收入二億七千七百五十萬美元。

這個排名讓我感到奇怪：為甚麼被列最賣座的十大愛情片，全都是十年前的作品？最接近今天的也是一九九七年的《鐵達尼號》。而《鐵達尼號》論愛情的深度，實在是浮淺得很。

「十大」我全部看過。要講感情深度，只有《亂世

佳人》、《齊瓦哥醫生》、《畢業生》較堪回味。其他的都沒有給我留下深印象。愛情電影中最蕩氣迴腸的，應是《北非諜影》，最輕盈可喜又不乏雋永的，是《金枝玉葉》。很難想像，這兩部沒有列名十大，因為我相信這兩部都賣座。其實《齊瓦哥醫生》與《亂世佳人》並不完全屬愛情電影，反而接近史詩式的鉅作。

愛情，是一切文藝作品中永恒的主題。讓人感奇怪的是，自九七年《鐵達尼號》之後，就沒有愛情電影大賣座了。是年輕人對愛情題材不感興趣？是現代男女的情愛觀與老一輩已有差異？是「一生一世」、「尋找生命中唯一的精神伴侶」已成為神話？是網絡交友、不需承諾的快餐情慾漸成主流？

不錯，講同居不婚的《同牀異夢》(*The Break-Up*)是零六年全美最賣座電影。《此情•此生》呢？好電影，但主題不是講愛情的。

一切聚散都是過客

自從二十年前看了《法國中尉的女人》之後，就喜歡上了梅麗史翠普。《此情•此生》(*Evening*) 也是為了她去看的。電影廣告把梅麗的名字放最前，但電影放了一大半，還未見她出場。到了影片的最後階段，梅麗出場了。一個老女人。她只演了一場戲，就是躺在牀上，和她幾十年前的女伴、現在也變老了而且在彌留狀態中的雲妮莎韋姬芙聚舊談話。她的簡單、自然的話語，帶出了整部電影的主旨：人生總有一些事情是錯過的，到老年時會想起，會懷念，會惋惜，但實際上那也只是一段情而已。人要過日子，要生兒育女，有家庭、子女的種種問題，然後人會變老，也會走向死亡，那就是人生。所以，不要為少年時的錯過不甘心了。生命中是沒有對或錯的，一切聚散都是過客，都是機緣。

Evening，黃昏，大約是指人生走到黃昏時分的意思。電影的主旨，不在於如影片的宣傳所說，是回憶一段浪漫的愛情軼事，而是講人的黃昏，是「人在死前，

過去的一切會像播電影一樣在眼前閃過，而最後定格的，往往是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但需要遺憾嗎？有沒有遺憾，都是會成為過去的。

不是以愛情為主題的《此情•此生》，在雲妮莎回憶往事，與現實中她兩個女兒的生活、感情遭遇交纏、疊合的敍述中，穿插了青春與衰老，熱情與妥協等元素。電影由蘇珊米諾（Susan Minot）的同名小説改編。現實生活中兩對母女，在電影中分擔角色。梅麗史翠普和她現實的女兒麥美甘瑪，分飾莉娜的老年和青年；雲妮莎在現實中的女兒娜塔莎李察遜就飾演影片中她的女兒康妮。

國情教育下的戴莎莎

艷女CoCo的新聞之後，另一位大陸女子戴莎莎也一下子在各報娛樂版爆紅。娛樂版報道戴莎莎接受記者買的朱義盛后冠之後，她的那段談話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她表示對艷女CoCo十分不屑，說「她太艷了，我接受不了。」CoCo曾表示自己的絕技是跳鋼管舞，戴莎莎說自己雖是拉丁舞冠軍，「但不會選擇跳鋼管舞為生。」她強調自己是處女，早前不慎跌倒，弄痛下體，一直擔心弄破處女膜，還找醫生檢查，幸而完好無缺。她說：「每個女生的貞操都很寶貴，只可獻給自己最心愛的人。」「我不接受一夜情，我要愛上對方才可與他發生關係，當然最好就是婚後才有親密關係。我強烈反對未婚懷孕，也堅決不要當別人的第三者，那會對很多無辜的人造成很多傷害。」

這段話太令人感動了。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戴莎莎

真是太純潔、太重貞操、太完美了。別説CoCo無法與她比，相信在今天大陸性開放的時代，像戴莎莎這種保守觀念的女子，真屬鳳毛麟角。

不過，在受感動之前，最好先請戴小姐澄清一下，香港有雜誌報道她在深圳陪酒的事，是不是真的？那陪酒的照片又是怎麼回事？還有，她只二十三歲，她説與胡錦濤的三十六歲兒子胡海峰，同時在北大工商管理系就讀，有可能嗎？為甚麼胡海峰的學歷中沒有北大只有清大呢？胡海峰究竟是不是她男友？她是不是見過胡錦濤兩次？她自稱的拉丁舞冠軍是哪一年在哪一個城市的比賽勝出的？

CoCo也吧，戴莎莎也吧，都是在中國的國情教育下長大的，其實，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也常常和戴莎莎的談話一樣，都那麼純潔、重貞操，而且完美無瑕。

成功是失敗之母

常言道：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反過來講，其實更值得深思，反過來怎講？「成功是失敗之母」是也。

電影《臥虎藏龍》算是華語片的空前成功，在過去華語電影從來不敢窺其堂奧的奧斯卡影展中，於二零零一年奪得包括最佳外語片在內的四個獎項。

然而，這部電影的成功，卻成了李安接下來的電影《變形俠醫》的失敗之母。因為《臥》片成功，李安被荷李活製片家看上了，他自己大概也對從事大製作、處理大場面、耍弄特技大有信心，於是捨棄他一向的擅長——演繹複雜、細膩的感情戲，去拍《變形俠醫》。結果是劣評如潮，票房慘敗，李安甚至一度不想再拍電影了。一部片的成功差一點毀掉一個才華出眾的電影藝術家。

《臥虎藏龍》的成功，不僅成了李安失敗之母，而

且禍延中國電影業，把好多有才華的導演都引導到拍《臥虎藏龍》這款影片的邪路上去，希望也能像《臥》片一樣，獲洋人青睞，可飛上枝頭作鳳凰。於是，《英雄》、《十面埋伏》、《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等效顰的劣片頻頻推出，讓人喟嘆的是，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都是極有才華的導演，都拍過或反映社會現實、或對中國政治文化含深刻反諷意味的電影。只因一部《臥虎藏龍》，就引起這些大導演紛紛捨己所長而去搶吃奧斯卡的殘羹。結果是慘不忍睹地造成一代名導的集體沉淪。《臥虎藏龍》遺禍之深遠，實難想像。

李安終於從大製片的名利纏中走出來了。《斷背山》、《色，戒》，重拾他的所長。張藝謀等甚麼時候才回復他們真正藝術家的本色呢？我有所待。

偉大的失敗者

「成功有一百個父母，失敗就成為孤兒。」這是一句意大利諺語。

人人都嚮往成功，不想自己失敗。但成功者永遠只是少數，失敗者卻越來越多。今天奧林匹克一百米賽跑的參賽者，是一八九六年的五十倍，不過獎牌只有三面。且不說生活在中國貧困農村的人，或印度賤民，非洲挨餓族群，他們一生幾乎永無成功機會。即使在大體上機會平等的文明社會，贏家通常也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人的最真實際遇，可能都是失敗。只不過，文明社會中，一般人的失敗也沒甚麼了不起，生活還是不好不壞地過着。

歷史上記下了許多成功者的名字，但失敗者也締造歷史。遠的不說，就中國近百年歷史來看，譚嗣同、康有為、秋瑾、林覺民，出身香港的楊衢雲，都是失敗者。但他們都締造了歷史。

有些人的輸，是因為要貫徹他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有些人的輸是因為心地太好、不願把對手踩在腳底；有些人的輸是因為不願對上級或當權者逢迎拍馬。

許多人失敗了，沒有氣餒，於是失敗成了成功之母；許多人成功了，卻變得心高氣傲，好大喜功，讓成功成為失敗之母。許多人失敗，仍然親切地微笑。許多人成功，即展露鄙視失敗者的獰笑。

德國有個作家伍爾夫•許奈達（Wolf Schneider）寫了一本書，叫《偉大的失敗者》，書中講了二十一個雖敗猶榮的故事。其中有我們熟悉的戈爾巴喬夫、美國前副總統戈爾，還有三上三下的鄧小平。在這些輸家身上，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常人的人性弱點，也可以看到我們自己也難以避免的宿命。

看演技，不是看特技

讀友劉先生來信説，拙文指李安靠《卧虎藏龍》才獲荷李活製片家看上，「此言差矣」。李安早已是荷李活中人，他的作品《理性與感性》、《冰風暴》，也早已是荷李活大製作。

謝謝劉先生指正。李安早已是荷李活中人，這一點我也有認知。實際上，他的所有作品都很用心。劉先生所提的兩部，也拍得很好。但論受注意程度，則不及《卧》片。我不能説這兩部是小製作，不過絕非荷李活近年流行的玩特技、大場面的製作，而《卧》片應是李安拍這類片的第一部，而且取用中國題材。它的成功，才會引起中國電影一窩蜂地效顰，也才引導李安拍《變形俠醫》這類非他所長之作。

好的導演，是要讓演員在他的作品中能發揮演技，而不是讓導演自己去玩特技。我這一輩的人看電影，要看演員的演技發揮。李安在這方面確是非常出色。

人所共知的，是因拍《卧虎藏龍》而竄紅的章子怡，以及因拍《斷背山》在荷李活人氣急升、片約紛至的積佳蘭賀（Jake Gyllenhaal）。然而，以拍《鐵達尼號》而紅起來的琦溫斯莉（Kate Winslet），其實也是在《鐵》片之前、李安的《理性與感性》讓她入圍角逐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蜘蛛俠》主角托比馬奎爾（Tobey Maguire），《魔戒》三部曲的靈魂人物伊力查活（Elijah Wood），都是在李安的《冰風暴》中嶄露頭角。難怪許多演員都爭着想拍李安的電影了。

演員的成功，大約只有一兩成是靠本身條件，七八成要靠運氣。所謂運氣，就是碰上好劇本、好導演，讓自己可以發揮。但這種運氣真不易碰上。

美國會出現First Laddie嗎?

美國零八年總統大選前，有猜想可能出現一個First Laddie，以代替過去的First Lady。Laddie，是蘇格蘭話，意思是男仔、少年。First Lady，是第一夫人，即總統夫人。但希拉莉零八年競選總統，而且從選前的民調來看，她的勝算不低。因此，克林頓曾在接受電視訪問時，開玩笑說：「我的蘇格蘭朋友說我可能被稱為First Laddie。」

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女總統。有沒有女人參選總統則未有考究。過去參選總統者，或當選總統之後，第一夫人擺出來的樣子都是賢妻良母型，一派站在丈夫背後的溫婉姿態，相夫教子讓丈夫無後顧之憂，這就是標準第一夫人。以希拉莉這麼有政治智慧的人，當第一夫人那八年，也都謹言慎行，盡量不碰政治話題，維持溫柔嫻淑的形象。零四年布殊與民主黨的克里（John Kerry）競逐，有輿論就說是因為克里的老婆甚麼事都管，在競選團隊跟前也不把老公看在眼裏，於是導致克

里慘敗，因為選民會想：我們是投票給克里，還是投票給他太太呀？

這次希拉莉競選就不同了。她的老公克林頓不是一個在家相妻教女的角色，而是當過八年總統而且政績不俗的人。於是希拉莉就打出「變革＋經驗」（Change＋Experience）的旗號拉票，以顯示老公的經驗也是她的競選資源。

也許受希拉莉打出「第一男仔」的刺激，其他總統候選人的配偶也不甘寂寞。愛德華茲的夫人侃侃而談國家能源政策。共和黨總統角逐者麥凱恩的妻子表示她主導競選的班底人事。另一個共和黨選將湯普森的妻子因出身媒體，更是聲氣多多。看來，美國的政治風水有點變了。

一個由性而愛的故事

《色，戒》的主旨要講甚麼？實際上是張愛玲的一句話：「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

男人的性與愛往往可以分開。跟自己不愛的女人性交，是常有的事。但女人通常是性與愛分不開的。一般來說，是有愛才會願意與對方有性。《色，戒》是把過程反過來，有了性就產生情，產生愛。性，本是不得已的，是工作的需要，為了接近對方而最終目的是殺死對方。但遇到牀上高手，得到了性的享受，男人通過女人的陰道就進入女人心裏。於是關鍵時刻，一句「快走」，就救了這漢奸一命，也使自己成了愛的犧牲品。

既然影片的主旨是「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那麼「陰道」的場面就不能缺。三場牀戲不但不能少，而且要拍出極盡纏綿誇張之能事，尤其是要在神情上表現出性的激烈與享受。不如此，就無法凸顯出由性而通往女人心裏的情與愛。

這種由性而愛的發生，當然也要有戰爭時代背景的襯托，以及二人由於特殊任務而帶來對命運與前途的焦慮、絕望與過一天算一天的亡命心態。時代背景與角色命運，促使了女主人公由性而愛的發生，也使男主人公由性而略牽起了點點的情。

然而，有需要拍成像接近AV片那樣赤裸裸嗎？我還是有點懷疑。湯唯的演繹是好的。但她未必是沒有其他演員可代替。只不過，若不是一個影壇新人，即使以李安這麼大名氣的導演，也不會是成名演員願意接拍的角色。你能想像章子怡會接這部戲嗎？儘管她看了電影後對它推崇備至。

至於梁朝偉，則很抱歉，除了牀戲之外，我看不出他演繹角色的深度，實際上，電影也沒有拍出汪政權要員的內心複雜性。

《色，戒》的敗筆

《色，戒》中那批為重慶當特工的愛國義士，在談到有可能被捕犧牲時，義士鄺裕民慷慨激昂地爆了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是編導的敗筆。因為這兩句詩是汪精衛寫的。他在清末刺殺攝政王不遂被捕後，於獄中寫下一首傳頌一時的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現在的年輕人也許不知道這首詩及其出處，但四十年代的抗日愛國青年不可能不知道。他們更不會引用汪精衛的詩以言志，因為其志正是要抗擊汪偽政權。

《色，戒》的故事，是有真實人物作藍本的。據稱王佳芝的原型名鄭蘋如，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丁默邨。重慶特工鄭蘋如一九三九年兩度執行刺殺汪政權的特工首腦丁默邨不遂，身份曝光後被捕遇害。許多介紹電影《色，戒》的背景文章也有提到。抗戰勝利後，丁默邨以「通謀敵國」的罪名，於一九四七年被槍斃。

不過，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她在德國翻讀南京市檔案館資料時，發現在鄭蘋如被槍決後一年，即一九四一年，時任重慶國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已和丁默邨有了秘密聯絡，往後幾年，丁默邨表面上是汪政權的部長，私底下卻為戴笠的軍統局效力，不但提供情報，而且不斷營救被捕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戰後審訊丁默邨時，那些被營救的情報人員，均具函作證。日本戰敗後，重慶國府因一時未能還朝，又擔心共產黨在江浙坐大及新軍閥崛起，於是丁默邨被國府任命為「浙江省軍委員」，戴笠給丁默邨手書，要求丁在混亂期間，「切實掌握所部，維持地方治安，嚴防奸匪擾亂，使中央部隊能安全接收。」丁確實執行重慶指令。

但丁默邨為甚麼後來又被槍斃呢？下文再談。

「漢奸」的複雜性

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在下令殺死王佳芝的原型鄭蘋如之後第二年，就當上了重慶國府的「無間道」。陳立夫與戴笠都曾向他保證，「可呈請委座（即蔣介石委員長）予以自首或自新。」在《陳立夫回憶錄》中記載：「丁默邨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還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

在當時國民黨專政的時代，領袖的一句話就是法律，以致對丁默邨的死刑判決書顯得強詞奪理，對他提出為自己辯護的有力證據全然漠視。但歷史也留下了陳立夫的這段話，說明丁默邨本不該殺。

講丁默邨這段故事，目的是想說明，抗戰期間，許多政界人士並不是那麼忠奸分明的。如果看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這本書，對參與汪政權人士的心路，應

有更複雜的理解。簡而言之，汪精衛之附日，及成立汪政權，主要是看到中國的軍隊絕對無力抗擊日軍。汪精衛及他的追隨者自稱是為了保護日本佔領區的中國人民，使他們免於直接面對日軍的屠刀，才「忍辱負重」地組織汪政權的。當然，他們之中有些人是一心追逐權力名利之徒，但也有些人是真想「曲線救國」的，更有些人要看形勢而隨機應變。丁默邨可能是第二類或第三類人。

《色，戒》中的易先生，似乎只陷於情慾與權勢的矛盾，而沒有表現出他在政治上的觀望徘徊。我認為後者更能突顯易先生這人物的複雜性。儘管影片的主旨在「色」與「戒」。

影片發生的時代，一九四二年上海。那時我正隨家人居於上海。當然是童年。但戰爭年代的孩子早熟而懂事。我略有認知的社會，與影片稍不同。

淪陷區與國統區

抗戰爆發後，家父離開香港，到桂林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太平洋戰爭前，因在港無生計，母親帶着我與姊姊，遷往淪陷區的上海。其後父親因顧念家人，就做了抗戰「逃兵」，潛回上海。童年時代，模糊記得闔家去南京住了兩年，家父似得到一位汪政權高官照顧。後來又全家遷回上海，父親不知做甚麼買賣，發了點財。抗戰勝利前一年，忽被告知日軍警備部要來抓他，於是他連夜逃走。母親帶着我姊弟倆隔一天也乘船逃離上海，到安徽屯溪的國府統治區（當時簡稱「國統區」）。

這是對我一生頗有影響的童年記憶。父親曾參加抗日，後跟漢奸有來往，再後又被當作抗日份子追緝。而就我所知，他離開桂林到上海，及以後的轉折，都不外是為自己與家人的生存。但在那樣的日子裏，一個小老百姓恐也難免與偽政權發生點關係。父親接觸的是高官，窮百姓也會接觸偽警察。但高官又能幫甚麼忙，到頭來他與家人還是得逃亡。

童年時見到的南京、上海淪陷區並不凌亂，倒是秩序井然，老百姓的生活也還可以。最恐懼的不是日軍打人、抓人（那是極少數人的遭遇），而是美軍空襲。警報長號響起，全市就要關燈。《色，戒》中的淪陷區沒有這種景象。

倒是在逃離上海，前往國統區途中，才見到一些恐怖現象：軍容不整的國軍，沿途流離的難民，滿地的餓殍……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重慶國統區，還反映高官的腐朽。

四九年後，父親靠近愛國左派。在內地政治運動中，卻有刊物指他是「漢奸」、「國民黨特務」。但我知道，在複雜的社會，人的社會關係也是複雜的。父親只是政治的邊緣人。其實，易先生也不算是政治要角。

《色，戒》還有敗筆

《色，戒》是一部拍得很好的電影，但不是沒有敗筆。除了我前文提到抗日義士引用汪精衛的詩以言志之外，還有一個明顯的敗筆，是抗日地下組織被破獲後，易先生的秘書來告訴他：這批人早在特工組織的監視中，成員包括王佳芝在內。易先生問秘書為甚麼不告訴他，秘書說，考慮到他與王小姐的關係，不便告知。

這是極不合情理的事。在戰時雙方激烈鬥爭的環境下，秘書若知道有敵人在上司的身邊，而不告訴他，這秘書不但嚴重失職，而且追究起來還會被治罪。這是非同小可的事。即使易先生事後知道，也不可能寬宥秘書。

《色，戒》故事的原型人物，即丁默邨與鄭蘋如的情慾仇殺，發生在一九三九年，那是上海、南京地下鬥爭最激烈的時代。因為那一年正是汪精衛準備前往南京籌組附日政府之時。那時抗日義士引用汪的詩以言志，

還說得過去。但《色，戒》將此事推延了三年，發生背景變成了一九四二年的上海。這三年淪陷區的變化非同小可。汪政權的地位暫時穩定，而他在抗日義士眼中的「漢奸」名份也已確定了。這時候引用他的詩以言志便說不過去了。此外，那時淪陷區也不是處於激烈、混亂的狀態，社會相對而言比較有秩序。反而重慶國統區的高官卻有偏安心意，用「美援」去泡製紙醉金迷的歲月。因此，《色，戒》對一九四二年上海淪陷區的社會氣氛，掌握得並不確切。

前文提到龍應台的文章說丁默邨在鄭蘋如遭槍決後一年，當了重慶的「無間道」一事。有台灣歷史學教授汪榮祖提出了反證，認為丁默邨是為了眼看時不我予，才與重慶暗通款曲的。龍應台的發現既不新鮮，也不完整。

漢奸難以將功贖罪

汪榮祖是非常有名的歷史學家，連李敖這樣傲慢自負的作家，也曾說過汪榮祖是他「最佩服的歷史學者」。汪在台大歷史系畢業，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寫過《史家陳寅恪傳》等著作，包括與李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

汪榮祖認為，汪政權中的漢奸，私下與重慶合作的大有人在，尤其是抗戰後期，丁默邨這種給重慶地下組織「放水」的人並不罕見，其中最著名的是汪政權第二號人物、擔任副行政院長的周佛海。周在抗戰末期已不斷向蔣介石輸誠，並設立秘密電台與重慶聯絡。日本投降時，重慶即任命周佛海為京滬總指揮，周於是率丁默邨及其他成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飛往重慶，由國府情報頭子戴笠接待，戴對周極力安撫以為己用。丁默邨與周佛海早年都是共產黨員，後都改入國民黨，丁任國民黨特工，曾與戴笠同為特工組織中統局的處長。日本投降後，周、丁向國府輸誠，國府為了利用他們穩住

戰時的京滬淪陷區，也由戴笠親口答應對他們從寬處理。不料戴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從青島飛上海時途中遇難。戴一死，無人實現戴的承諾，其實即使戴不死，在當時氣氛下也無人願沾上袒護漢奸的惡名，因此一等、二等漢奸甚至附從者都由法院嚴辦，合計處死刑者達二千七百二十人。周佛海雖大有功於國府，使六十萬偽軍全部解甲，但仍是死刑定讞，後經周妻斡旋奔走，向蔣介石下跪哭訴，國府才對周予以特赦，改判無期徒刑。這已是很大的例外了。以丁默邨的地位，即使後期對重慶「有功」，在肅奸氣氛下也不可能獲赦。

汪榮祖認為，説蔣介石一句話讓丁不能免死，這傳聞不可信。實際上《陳立夫回憶錄》中的錯誤也多，不足為據。

鄭美人與丁屠夫

電影《色，戒》中的易先生，相對於小說原著，無論在外表還是內涵，都有美化；至於易先生與他的原型丁默邨相比，則美化更多矣。

參與汪政權並見過丁默邨和鄭蘋如的金雄白，以朱子家的筆名寫過四卷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他形容鄭蘋如「一個鵝蛋臉，配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確有動人丰韻」，而丁默邨呢，則「患有肺病，身體荏弱，面容蒼白，殊不類為一特工首腦。」

我在前文曾據龍應台文章的資料，稱丁默邨可能是真想「曲線救國」或隨形勢而應變之人，現再看其他有關丁的資料，謹收回他「真想『曲線救國』」的意見。

丁在一九三九年投拜日本侵華部隊的特務部長土肥原賢二，並獻上剪除國民黨及共產黨地下組織的「上海

特工計劃」作見面禮，因而被日人任為「特工總部」主任。他殘酷捕殺國共抗日志士，連日本記者都稱之為「嬰兒見到都不敢出聲的恐怖主義者」，他的綽號是「丁屠夫」。他在日軍侵華崩潰的那一年，還同日本特務中島信一，策劃組織突擊隊。他向重慶輸誠，是眼看大勢已去，而謀求自保的手段。

《色，戒》説王佳芝因動了真情而要易先生「快走」，歷史學者汪榮祖認為，若是這二人的原型人物，則未必會是事實。我想也許不能以丁默邨的外表去判斷「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的鄭美人的心向，張愛玲説「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是可能的。只不過，以「丁屠夫」的兇狠殘暴個性，他在下令槍斃鄭美人之後，那眼眶的淚影，就恐怕與現實不太吻合了。

誰有本事當漢奸？

有讀友在我報章專欄的意見網頁中見告，某君在電台節目中，針對我的《淪陷區與國統區》一文，指其為漢奸言論。這位讀友希望我有所回應，「以正視聽」。

對於扣帽子式的批評，我向來是不予回應的。不過，倒想趁機會談談我對漢奸、賣國、愛國、報國之類的看法。

要罵人漢奸、賣國，是很容易的事，而且也可以輕易給自己戴上愛國的光環，從而自我感覺良好。問題是，一個在戰亂時期，轉徙各地，在生存的邊緣掙扎的老百姓，有賣國、當漢奸的本事嗎？

已故文友蕭銅生前說過一句話：賣國，很好，我的國有人買嗎？給我五毛錢，我賣了。

要賣國，非得掌權不可。有權力與俄羅斯簽訂新邊

界條約的人，才有資格賣國。一個小老百姓，把自己的國標價五毛錢要賣，但誰會去買呢？

漢奸也是不易做的。前文提到丁默邨要當漢奸，不僅本身有在國府當特工的背景，而且還要向日本特務頭子獻上「特工計劃」當見面禮，才有資格當漢奸。難道阿貓阿狗想當漢奸，「敵人」就讓你當了嗎？

賣國、當漢奸固然不容易，其實真要愛國、報國也不容易。我的一個姑姐，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想要報國，不料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被懷疑其動機，經多番鬥爭、折磨，不到二十歲就鬱鬱而死。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男主人公跑到重慶想從事愛國抗日活動，結果在紙醉金迷中沉淪。中共建政後，我的許多同學回大陸去愛國，結果人人都經歷七鬥八鬥，最後幾乎全部灰頭土臉回到香港。

對愛唱高調的人，該怎麼跟他說自己的親身經歷與人生感慨呢？

汪精衛才貌不凡

抗戰爆發後，日本最早在南京成立的「維新政府」，以梁鴻志為行政院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九日，時任國府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在河內發出「艷電」（「艷」是廿九日之電報代碼）提出「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三九年，汪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到上海，至一九四零年三月，汪在南京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即汪政權，與重慶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並立。因此，汪政權啟動在四零年，之前當日本傀儡的政府是維新政府的梁鴻志。汪一上台，梁即失勢。

梁、汪兩個被稱為「漢奸」的頭頭，都是頗具才學之士。汪出生於廣東三水，相貌堂堂，人稱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一九零一年十八歲，參加科舉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後以公費留學生赴日。零五年在日組興中會及同盟會。他原名汪兆銘，「精衛」是當同盟會機關報《民

報》編輯時之筆名，取「精衛填海」之喻意。一九一零年回國刺殺攝政王載灃被捕，獄中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名句，頗具荊軻氣概。孫中山臨終前，汪為他起草「總理遺囑」，孫中山一字未改，而遺囑情義並具，實是一篇好文章。

汪政權成立後的淪陷區，以社會秩序與民生來說，都相對較之前的「維新政府」時代穩定。汪於四三年底健康惡化，四四年三月赴日治療，十一月十日病逝日本。死前曾寫一首題為《自嘲》的絕命詩：「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怨尤。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仍具才情，更對人生有無窮喟嘆。

至於梁鴻志，就是清末著名楹聯大師梁章鉅之孫，亦是同盟會人，曾以詩文稱雄文壇。

梁鴻志短，吳用威消

在汪精衛之前，於一九三八年即當上日本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首腦的梁鴻志，是清末著名才子，以詩文稱雄文壇，他還收藏宋代人三十三封信，故將他的書齋命名為「三十三宋齋」，甚至還有漢代蘇武的信。當時福建出了一批才子，梁鴻志是其中之一。他後來落水當了漢奸，戰後被槍決。

身為清代楹聯大師之後，梁鴻志因當了漢奸，受到一副對聯嘲諷，實屬妙事。對聯作者是國畫大師吳湖帆，他當時寫過一副對聯極為有名，聯曰：「孟光軋姘頭，梁鴻志短；宋江吃敗仗，吳用威消。」

吳用威也與梁鴻志一樣，是當時傀儡政權的頭目。這副對聯用了兩個歷史故事，四個人名。《後漢書》有「梁鴻傳」，記梁鴻與妻子孟光，互敬互愛，孟光煮食後，不敢在梁鴻面前仰視，「舉案齊眉」。後來人們以「舉案齊眉」作成語，喻夫妻相敬如賓。「軋姘頭」是

上海話講男女的婚外情。舉案齊眉的孟光，居然無所顧忌地「軋姘頭」，以致梁鴻也「志短」了。吳用是宋江的軍師，綽號智多星，他輔佐宋江每戰必勝，聯語說「宋江吃敗仗」，自然是軍師無功，於是吳用的威望也消滅了。此聯以梁鴻志、吳用威兩名字嵌入，暗諷二人。短短十八字，嵌四個名字，真是妙絕。

梁鴻志被槍斃時，據目擊者說，他與同是讀書人出身的陳公博，雖頂着惡名，都能從容赴死。倒是殺人如麻的特務頭子丁默邨，在得知死期將至時，竟嚇得失去知覺，連遺書都沒有寫。梁鴻志留下遺言，也極精彩。下文再談。

政治與生殖器

日偽時代漢奸梁鴻志被槍斃前，留下的感慨是：「全世界有兩件東西最髒，但男人最喜歡搞，一件是政治，一件是女人的屄。」

説「女人的屄」最髒，當然有對女性不敬之意，但以這兩件東西「男人最喜歡搞」來申述，則是妙於形容，恐怕也是夫子自道。至少丁默邨與《色，戒》中的易先生，都是實踐者。若説最偉大的實踐者，自是非毛澤東莫屬。

作家李敖二十年前有一篇文章，對這句話有精妙發揮，文章題為《政治與生殖器》，收在《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十六冊。當年我主編的《七十年代》月刊曾予轉載。李敖在文章中説：「政治是不能洗的，不能殺菌的，女人的屄是可以洗的，可以『沙威隆』(Savlon)的，所以政治還趕不上屄。」

李敖講的「生殖器」也不只說女人，他的另一喻是「政治趕不上雞巴」。故事是：

兄弟二人入京趕考，兄中狀元，弟弟落第。弟先返鄉，弟媳不樂，入夜，弟語其妻曰：「別以為考上狀元有甚麼好，考上後，那話兒就沒有了！」弟媳信以為真，遂破涕為笑，反慶幸丈夫落第。次日偷偷告訴嫂嫂，嫂聞訊大驚，慘然不樂。過幾天哥哥榮歸，人人笑臉相迎，唯獨嫂嫂愁容滿面。入夜，哥哥問她為何不樂，嫂具實以告，哥哥聽了說：「胡說八道！那話兒好好在此，誰說沒有！」於是解開褲子，大勢所趨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為笑。哥哥乃感慨曰：「我做了這麼大的官，竟趕不上一根雞巴！」

那時台灣仍處在國民黨常查禁書刊時代，李敖會不會擔心有關字眼被扣「有傷風化」帽子呢？他說「雞巴字眼明見於《紅樓夢》，國民黨必先查禁《紅樓夢》，才能採用這罪名，但他們總不能查禁《紅樓夢》吧！」真是一絕。

權力是烈性春藥

梁鴻志臨刑前留下的兩句感慨太精彩。我雖不同意他說男人愛搞的第二件東西是「全世界最髒」之一，但卻不能不同意他說的第一件——政治，確實是「全世界最髒的東西」。

男人愛搞這兩件東西，是古已有之的。齊宣王對孟子坦言，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勇」就是權力、政治、鬥爭；「色」就是女人；「貨」就是財貨。歷史學家黃仁宇曾據此而概括人類社會的三大關係，就是：權力、男女、金錢。他認為一切文學作品，一切人與人的關係，都離不開這三大關係的糾葛。

為甚麼男人最喜歡搞梁鴻志所說那兩件世上最髒的東西呢？首先是從社會傳統與政治傳統(尤其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來說，政治是男人圈子裏的棋局，就像男廁所一樣，基本上是女人不准進入的範圍。而政治權

力，又支配着金錢、榮耀以及對人的奴役，掌握權力，無疑是很過癮的事。而為取得權力，也真是任何卑鄙，任何謊言，任何髒事，都可以説可以幹。

其次是為甚麼喜歡搞「女人的屄」。因為男人有「雄性效應」。正如公豬愛與不同的母豬做，公牛愛與不同的母牛幹一樣，男人的「愛」與「性」常常是可以分開的，與女人通常要有愛才有性，不太一樣。

但因為男人同時喜歡搞這兩件東西，所以常常是搞出禍來：或因女人而丟掉權位，或因女人而破壞家庭，不一而足。中國內地的腐敗風氣中，除了貪財之外，相當普遍的是性醜聞，是權色交易。基辛格説：權力，是烈性春藥。點中了這兩件東西的關係。

鈍感力

德國總理是女人，美國零八年總統大選，差點選出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香港立法會補選是「二太之爭」。看來女人在政壇和各行各業中，地位都重要起來了。我閱世數十年，個人認為，平均來説，女性在智力、悟性，尤其是敏感度方面，都比男性出色。但為甚麼在職場上，在各行各業中，尤其是政壇，大都是男性處於主宰地位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眾所周知的有傳統的男性中心、重男輕女觀念，女性要生兒育女、有較重的家庭責任……。除此之外，女性的敏感，説不定也會影響女性在事業上、職場上的表現。

傳統的觀念，認為敏感是一種性格的優勢。我們會稱讚小孩子「精叻」，而不會欣賞小孩子「鈍」。不過，零七年日本一位暢銷作家、因寫婚外情小説《失樂園》一舉成名的渡邊淳一，就寫了一本書，書名叫《鈍感力》。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一種新的人生修養取向，就是「遲鈍的能力」。遲鈍、鈍感，本來是一個貶義

詞，但加上一個「力」字，就成為一種力量，具正面因素。渡邊淳一認為，人不要太敏感，因為現代生活節奏太快，一個人過於敏感，過於介意別人對自己的反應，就容易受到傷害，容易煩惱或氣餒。鈍感力要求一個人不要對別人的反應、對挫折過於敏感，這樣就保持着自己不會受傷的能力。他説，在各自世界取得成功的人士，其內心深處一定隱藏着絕妙的鈍感力。

《鈍感力》零七年二月在日本出版，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就以「鈍感力」向當時的安倍首相提出忠告，他説：「對於近在眼前的事情必須遲鈍一點，鈍感力非常重要，不要總把民意支持率的起伏放在心。」

女人要成功，可能需要少一點敏感，多一點鈍感力。

人生只是生存遊戲

《鈍感力》這本書，內地零七年五月出了中文版，作者渡邊淳一在中文版序言中說：「在人際關係方面，最為重要的就是鈍感力。當受到上司批評，或朋友間意見不和，戀人或夫妻之間產生矛盾的時候，不要因為一些小事而鬱鬱寡歡，而應該以積極開朗、從容淡定的態度對待生活。」「一個人謹小慎微，凡事看得過重的自尋煩惱的時代，應該宣告終結了……。」

他又說：「這個世界不過是一場生存遊戲，所以必須要有頑強的意志。而要保持甚或加強自己的生存能力，鈍感力又是必不可少的。與其有銳利的敏感度，不如對於大多數事物不要氣餒，這股遲鈍的頑強意志，就是得以生存在現代的力量，也是一種智慧。」

《讀賣新聞》的書評引用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利根川進博士的話：「我帶着某種遲鈍，只能依稀看到對大家來說顯而易見的東西。」

正因為遲鈍，所以他能擺脱世間種種擾人心志的羈絆，專注於自己要鑽研、要全心投入的事物與工作，並取得「世界性的發現」。

説鈍感力是一種智慧，也許會使人聯想到鄭板橋的「難得糊塗」，即對世事保持眼開眼閉的防護能力。但更切合「鈍感力」的中國成語是「大智若愚」。鈍感力是一種大智，它要求一個人具有「若愚」的性格，不要對所有事都敏感，都予以百分百的反應，更不要對別人的冒犯耿耿於懷。而是抓住主要矛盾，專注個人目標，不拘泥小節，不怕吃點小虧，受點委屈，而是大而化之，避免「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樣才能集中精神、精力成就大事。

敏感是好的，過於敏感就容易傷筋動骨；鈍感，似不太好，但有鈍感力才會成功。

拒買中國貨的一年

中國有毒、有害產品問題，零七年才在世界各地爆發，但兩年多前，美國一名財經女記者，已嘗試「拒買中國製造產品」，並在自己的生活中試行一年。她將經歷寫成一本書出版，書名是：《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非常有趣的書。

作者不是出於對中國的惡意，也不是發現「中國製造」有甚麼問題。當時西方只是有零星報道說中國大陸有「黑心食品」。出口食品則仍未揭發。作者只是每天從新聞中獲得中國崛起的眾多資訊，但除了「崛起」之外，有關中國的政經社內情，卻欠缺透明度，使這位財經記者很難切身體會那個離美國七千哩的大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直到二零零四年聖誕節，她發現滿屋子禮物，給她兩個孩子的玩具，都是「中國製造」的。她走進超市，

走進大零售商沃爾瑪，看到的幾乎都是中國產品。作為專業財經記者，既不能從正式的新聞途徑得到資訊，就難免產生一種複雜曖昧的不安。這不安，是她不知道中國這個她不了解的大國，對她的日常生活介入多深。這不安，帶着對中國產品「入侵」的驚駭，也隱藏着對沃爾瑪所代表的大量消費文化的反抗，對渺小的個人主動選擇權逐漸喪失的恐懼。

以她個人的能力，自然無法與沃爾瑪、與大量介入生活的「中國製造」對抗。但她個人有購物自主權，於是她決定用另一種方式來體驗中國對她真實生活的影響——拒買中國貨一年。

作者在這本書中，記載她這一年購物所遇到的矛盾、困惑、掙扎。你不能不佩服的是：世界上就有這樣執着的女子。

因為便宜，所以濫買

《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一書的作者是莎拉•邦喬妮（Sara Bongioni），書的副題是「一個家庭在全球化經濟中的歷險生活」。作者一家，包括丈夫和兩個孩子。當這位主婦決定「I wanted China out」之後，她一方面發覺很難辨識哪些商品是中國貨，另一方面又發現要找到非中國製造的替代品更難。從鞋子到太陽眼鏡，從捕鼠器到印表機的炭粉匣，這些過去不假思索就能買到的便宜必需品，如今都得大費周章才有機會買到「非中國貨」——只是有機會，不代表一定買到。

要拒絕為兩個小孩買中國製造的玩具，就更難了。作者的小孩在商場中找不到任何中意的非中國製萬聖節玩具，嚎啕大哭地問媽媽：「我們為甚麼再也不能買中國玩具？」想堅決拒買中國貨的媽媽，怎能狠心拒絕寶貝兒子的要求？又怎麼向一個五歲的小孩解釋為甚麼要拒買中國貨？而且，堅拒中國貨還使她擔心孩子長大後會成為極端的排外者，並誤以為是中國人不好。要實行

她的一年不買中國貨規劃，實在是很大的心理考驗。她只能對孩子說，應該讓其他國家也有機會賣東西給美國人，不能全部都讓中國佔去。但作者自己也不明確知道這理由是否成立。

作為一個中產家庭，沒有「中國製造」的生活也會拮据，至於低收入家庭就更不可能拒絕「中國製造」了。沃爾瑪的中國鞋子，比街角鞋店的鞋子，便宜太多了。

這項抵制行動給作者的正面意義只是：便宜的中國貨儘管可以降低生活必需品的開銷，但正因為它們便宜，就讓你多花錢買了很多非必需品。書中列舉許多生活實例說明：找不到非中國製造的替代品，那就乾脆不要用這物品，沒有它們，你也可以活下去。

贏戰爭易，贏和平難

「雖然我們打贏了戰爭，但要贏得和平卻更困難。」

這是英國新外相文禮彬（David Miliband）說的一句話，他用這句話來形容伊拉克局勢。我認為是近年來少有的一句極富智慧的話。

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喜歡權力、征服、以力服人，是人類的習性，尤其是男人的習性。但像英美出兵伊拉克，戰爭打贏了，以強弱力量對比來說，這似乎並不難。但怎麼「贏得和平」呢？也就是說，在贏得戰爭之後，怎樣才能讓社會「和平」下去呢？怎樣可以消除所有零星的、持之不斷的反抗與紛爭呢？這是「更困難」的。

歷史上以戰爭征服對方，卻不能維持和平統治的情勢實在太多。中國古代的「吳越春秋」，歐洲的拿破崙、希特勒征服歐洲大片土地，但都不能贏得和平。從

來征戰者都不會在出征前為征服後是否可以贏得和平去思索。

就以現實中的海峽兩岸局勢來說，中國大陸軍力超越台灣不止十倍。若真的要實現武力統一，應該不難做到。但除了對國際局勢、國際關係的考慮之外，我想中國領導人更要考慮的是，贏了戰爭是不是可以贏得和平。

文禮彬，上任時四十一歲，他是繼七零年代歐文醫生之後，英國最年輕的外相。零七年六月，白高敦接替貝理雅任首相後，文禮彬和他的弟弟文立彬（Ed Miliband）雙雙入閣。文禮彬任外相，文立彬任蘭開夏公爵郡大臣。他二人的父親是一九四零年來自歐洲大陸的猶太人，是著名的左派理論家，崇尚社會主義理念，但兩個兒子沒有追隨父親的左傾思想。貝理雅決定辭職時，傳說文禮彬會與白高敦角逐首相寶座，但他最終放棄了。也許太年輕。

她沒有一天不美麗

有一天跟董橋講起昂山素姬，他說這些年來，昂山素姬沒有一天不受苦，也沒有一天不美麗。

這是我近來聽到的最能引起共鳴的一句話。

沒有一天不受苦，這大家都知道。自一九八八年她回緬甸照顧生病的母親，就因參與政治，推動民選制度而飽受折磨。她獲諾貝爾和平獎，她在英國的丈夫病危並於九九年去世，她在英國的兩個兒子想念母親，昂山素姬即使一度被釋也不願踏出緬甸國門，因為她知道一旦她離去，就可能永遠不能再次回緬甸。她寧可忍受被孤獨地軟禁。

但很少人說出，她沒有一天不美麗。儘管大家都有這種感覺。按常理，她應憤怒而激進。但她沒有。她只是堅持，卻永遠身段優雅。她的優雅，她的平靜，使她的神態、身影都顯示出她在弱勢中的倔強，她的無所畏

懼，因而儘管只是一張照片，儘管歲月催人使她年華老去，卻依然美麗。看到她的身影，不由人不感動。

早陣子，緬甸軍政府突然派專車把昂山素姬接到賓館，與軍政府官員會面對話。緬甸國營電視台播出會面的片段，緬甸人民又看到了讓他們動心的昂山素姬。她沒有說話，卻傳遞出民主訊息。

在我的筆記本上，記下昂山素姬的一段名言：「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地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份，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份，當作存在的一部份，而成為一種習慣。」

適應了恐懼是人類社會中最可悲的現象。沒有在極權主義下生活過的人，很難想像這種悲劇性的存在。

但她沒有適應恐懼，她淡然、堅定、永遠美麗。

獲和平獎沒有好運

昂山素姬在一九九一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但她和大多數和平獎得獎者一樣，都沒有交上好運。零七年和平獎得獎者之一是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他得獎後，美國有不少人勸他競逐零八年總統之位。據説他與資深幕僚密會後，判斷民主黨的政治重心已轉到希拉莉身上，他雖有諾貝爾獎加分，但起步太遲，籌款活動怕來不及，所以不參選了。

事實上，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在獲獎後不但無好運，且大都交上噩運。一九七八年獲獎的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一九九四年獲獎的以色列總理拉賓，都在得獎後一年，被暗殺身亡。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一九九零年獲獎，沒多久，蘇聯就出現政變接着解體，戈巴契夫被迫辭職。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二零零一年獲和平獎，不久伊拉克的「以油換糧」醜聞爆發，他兒子被捲入，他也沒有再續任而蒙羞下台。一九九八年得主、北愛爾蘭領袖川普爾（Johnhume David Trinble）獲獎後政治行情

一路下滑，連國會議員都選不上。

有人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受到詛咒。其實得獎者交噩運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由和平獎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和平獎不同於諾貝爾的其他獎，其他獎都頒給在某一領域中已取得巔峰成就的人，但和平獎則頒給正在努力進行人權、反暴力、和平運動、慈善事業等的人士。它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意義在於鼓勵和推動仍在進行中的和平事業。既是在進行中的事業，就有可能失敗。諾獎的推動，甚至可能會替這種和平事業增加阻力。比如達賴的得獎，對於他要爭取回到西藏領導西藏自治，究竟是動力還是阻力，難以估計。

所以，獲得諾貝爾其他獎都是獎賞，和平獎則未必。

女人是自然的動物

阿根廷第一夫人，被喻為「再世貝隆夫人」的費爾南德斯當選總統，再度向世界證明，世界趨勢已向女權傾斜。《新聞周刊》以「女性與權力」當封面，香港版則以「內戰」為題，報道立法會補選的陳太葉太之爭。女性走上政壇，擔當領袖地位，確是逐漸多起來了。印尼總統、菲律賓總統、新西蘭總理、德國總理等等之後，零八年還差點出現美國第一位女總統。至於商界中的女領袖，也紛紛冒頭。

《新聞周刊》認為，香港女性能在政商界冒升，歸功於外傭。外傭分擔了女性的家庭責任，使女性能在社會發揮所長。日本社會的女性冒頭，人們就歸功於家務的機械化，以前要花不少時間打理的家務，現在不用一個小時就「搞掂」。空出來的時間，就能涉足社會。

我則認為女性能在各行各業攀上領導職位，尤其是在政治選舉中勝出，是因為人們看厭了男性領導者的妥

協、善變、皮笑肉不笑的嘴臉。

女性比男性敏感、直覺、堅執。敏感是好事，另一方面女性缺乏「鈍感力」則是壞事。太敏感，甚麼事都能刺激女性反應，這自然比不上鈍感的男性較能集中注意力在自己要關注的事上面。但民眾明明希望主政者有所反應的事，男性政客卻為了本身利益而裝聾作啞，也使公眾厭惡。男性的左搖右擺，遇事妥協，沒有固定的價值觀和理念，只隨政治利益漂蕩，甚麼都說是「大局着想」，也真夠煩。女性則對自己相信的價值觀很堅持。陳方安生說，曾蔭權變了。她不知道，善變正是男人，特別是男政客的本色。

有人說，男人是社會的動物，女人是自然的動物。自然動物比社會動物可愛多了。

王季友寫塘西風月

電影《色，戒》中有一場講話劇團團員梁潤生往石塘咀召妓的戲。因梁潤生有性經驗，王佳芝為取得經驗色誘易先生，於是向他獻身。據悉片中的石塘咀，是借馬來西亞某地小鎮取景。

石塘咀，在今天的屈地街電車總站，幾十年前是全國聞名的煙花之地。上海的小花園會樂里，北京的八大胡同，廣州的陳塘，都有所不及。關於這個煙花之地的舊事軼聞，民俗風貌，已少見記載。有已故作家宋玉曾寫小說《塘西金粉》，對石塘咀妓女的制度、擺房以及各種嫖客的心態，描寫最詳細。照小說中的描寫，嫖客召妓都只以飲酒、唱曲為主，真要擺房，還須經過不少周折與培養感情經過，很少像《色，戒》中的召妓那樣，說來就來的。

宋玉，原名王桂友，後改名季友，一九一零年生，一九七九年卒，廣西桂林人。父母均為文化人，擅詩

詞。著名武俠小説家梁羽生，就是他父親的入室弟子。王季友在廣州淪陷前來香港，為當時著名時評小報《探海燈》主要撰稿人，對當時政壇文壇甚有影響。

戰後王季友返港為各大報撰稿，日寫數千字。以宋玉的筆名寫通俗小説，以「酩酊兵丁」筆名在《新晚報》每日寫一兩首打油詩，非常有味及抵死。《塘西金粉》相信很大程度是他的經驗之談。

書分廿四回，回目都是對聯，深深顯示作者的舊學根柢。如第一回是：「事往無痕風月即今渾似夢／人來有約樓台從古不宜秋」；第十七回：「欲斷還連無限深情無限恨／乍寒卻暖一回低首一回狂」。光是回目，就不是等閒作者能寫出來。

昔日香港的「槽豬花」

據王季友在《塘西金粉》中說，石塘咀得名比香港還早。在一八四一年《辛丑條約》割讓香港時，「香港」這名字只是當今香港仔附近的一條小村。但石塘咀卻在乾隆三十六年，即一七七一年已經得名。據父老傳說，清初，今石塘咀一帶，都是山地，山多花崗岩，俗稱麻石，為上等建築材料。惠州客家人多石匠，聞訊結集同業來這裏採石。經一段時間，採石處下陷，山水流注成塘，石匠稱之為石塘。又因近海處塘口漸狹窄，成尖形如鳥嘴，故名石塘咀。有石匠朱居元在這裏建村，村名石塘咀。其後因海賊滋擾，居民遷離，於是石塘咀曾變成一片荒僻之地。

到一九零五年，港府擴展市區，令水坑口的妓院向西發展。妓院一遷，酒樓也站不住腳，原先在大道中近水坑口的杏花樓、宴瓊林、壽而康、敍馨樓紛紛收檔。在石塘咀最先開設酒樓的是觀海樓。觀海樓新張的啟事，用的是駢文，起頭是：「原夫劉伶軼事，能解五斗

之酲，李白狂豪，拼買千金之醉。故糟丘麴部，騷人每藉攄懷；食譜茶經，逸士因之寄意。……」原文甚長，《塘西金粉》全文記下，留下飲食之雅文。

講到石塘咀的妓女，王季友記敘當時大都是「槽豬花」。所謂「槽豬花」，是她們從小被父母所賣，連本身姓氏也不知道。買回來的並不是富裕人家，許多都是打住家工的女傭。她們買了小女孩回來撫養，養到十六七歲，便賣到妓院當妓女，或賣給人家做二奶三奶。撫養這些女孩的女傭，就是她們的「假母」。「豬花」被「槽」在女傭姐妹合租的「媽姐屋」。《塘西金粉》講的，就是這些妓院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香港的社會風貌。

王季友打油詩佳作

王季友昔年在《新晚報》副刊以「酩酊兵丁」筆名寫的打油詩，我是每天必讀。至今還記得其中一首。因這首詩，為一個名人起了個綽號，而這綽號沿用了幾十年，至今不衰。

話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影星伊麗莎白泰萊以「玉女」之名紅極一時，而她的婚姻卻一再失敗。大約五十年代末，她攜同第三任丈夫米高鐸來香港。米高鐸是富商，面對傳媒脾氣火爆。當時王季友寫了兩首打油詩以記「玉女」來港。第一首是：

「情場幾度起風波，玉女終歸變玉婆，待到美人遲暮日，能否傾倒後生哥？」

那時伊麗莎白泰萊仍是「玉女」，打油詩說的是「終歸變玉婆」並沒說錯，因是「終歸」。但此詩一出，「玉婆」之名就取代了「玉女」，而且一直在香港傳媒

「玉婆」至今。當然，今天她是名副其實的「終歸變玉婆」了。只是，香港恐怕很少人記得這雅號的出處。

另一首我只記得開頭兩句：「不羡牽牛織女星，如今玉女嫁牛精……」，下兩句忘了。以牛郎織女，對牛精玉女，亦是一絕。

「酩酊兵丁」這筆名，是出自一副絕對。傳説明朝廣東才子倫文敍，赴京考試遇廣西才子柳先開，柳出一諧音拗口上聯：「嶺頂鷹鳴，酩酊兵丁停仃聽」，倫文敍對出下聯：「山間雁返，懶散番蠻挽撣彈」。

五、六十年代，香港有幾位文人，日寫上萬字。他們文采風流，舊學根柢極佳，文體多樣，小説、雜文、怪論、打油詩，都很像樣，其中不少堪稱佳作。不過，他們大多只以寫稿作為謀生工具，並不珍惜自己所寫，甚至寫後不剪存，只旨在拿稿費。其中之一的馮鳳三，將此行業稱為「爬格子動物」。這名稱也流行至今。

她要當總統了

美國有一個流行笑話：克林頓任總統時，有一次與妻子希拉莉坐車，見路邊有一清道夫，希拉莉訝然說，他是我初戀的情人。克林頓於是得意地說，你看，當初若你嫁了他，你就是清道夫的老婆，不是總統夫人了。希拉莉回他一句：你錯了，當初我若嫁了他，他就是總統了。

這笑話也不是全無根據。一九九二年克林頓競選總統時，提出了「投一票得兩人」的口號，即表示希拉莉本身的才能、名望都不在他之下。然而，基於美國人傳統中對第一夫人賢良淑德的期待，克仔在八年任期中，希拉莉基本上在政壇上沒有角色。可是，她要當總統了。布殊八年任期，飽受伊拉克問題困擾，民望走下，零八年大選，看來共和黨是敗局已呈。而民主黨嘛，是黑人(奧巴馬)與女人之爭。美國歷史上還未有過黑總統或女總統，當時看來人民接受女總統的可能性比較大。從開始的走勢來看，希拉莉較有機會入主白宮。

倘如此，則出現美國四分一世紀的「布殊——克林頓——布殊——克林頓」掌權局面。第二個布殊是「小布殊」，第二個克林頓是「希拉莉•克林頓」。

如同克林頓在一九九二年打出「投一票得兩人」一樣，這次希拉莉打出的旗號是「變革+經驗」，她代表「變革」，他老公代表「經驗」。尤其是上任之初，她老公對總統職務比她更熟悉。因此，美國有人擔心會出現兩位總統共治的局面，有違美國傳統，「令人不安」。

不過，依我看，希拉莉絕非省油的燈。而且，自克林頓緋聞事件後，兩夫妻恐怕已同牀異夢。繼續在一起，只是基於政治利益。希拉莉若登上總統位，豈會讓老公共治？

健康、愛情與鈍感力

前文分別提到兩本書，一些讀友反映買不到。宋玉的《塘西金粉》是十五年前出版的，據知出版社已缺貨，大約沒有宣傳介紹，不是暢銷書，所以賣完也就沒有再印。渡邊淳一的《鈍感力》，零七年五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中文版，香港書店似乎都買不到。既有讀友對有關內容感興趣，這裏就再錄下一些書中要點與讀友分享。

渡邊淳一是醫生，因此他的鈍感力話題由健康切入：健康最重要的是要讓全身血液的流動保持暢通。為此，我們不可以鬱鬱寡歡，別人說了不中聽的事，也要快速忘記。這種「正面意義的鈍感力」正是保持血液暢通的要因。我們的血管是由自律神經控制的。擁有「正面意義的鈍感力」的人，他的自律神經不會因異常刺激而失常，會使全身的血液流暢。人的五感以及身體內的器官，太過敏感會吃虧。比起敏感的人，鈍感的人比較不會消耗器官，比較優悠樂觀而且長壽。身邊的人因集

體食物中毒而一個個倒下之際，只有A君安然無事，連腹瀉也沒有。因為A君有着鈍感且強壯的腸胃，對一些雜菌不會有反應，很明顯他是勝利者。與對環境衛生很神經質的人相比，再也沒有比擁有抵抗力、強壯且鈍感的身體更美妙了。

因寫小說《失樂園》一舉成名，渡邊淳一在日本被稱為「情愛文學大師」，他的鈍感力話題也着重感情：在愛情方面，真正不可或缺的是鈍感力。男生在追求女生時，鈍感本身是強有力的武器。鈍感力加上誠實，簡直就是如虎添翼。沒有這樣的鈍感力，是無法得到愛神眷顧的。我們常會說「結婚有多幸福」，年老時更慶幸有一個稱心的老伴，其實這是經過漫長忍耐，才會有的結果。不可忘記在這種忍耐背後，有極優的鈍感力在支撐、守候着夫婦兩人。

女性有更強的忍耐力

前文提到女人是敏感動物，因而女人要在職場上有更傑出的表現，應學學鈍感力。不過，渡邊淳一卻在《鈍感力》一書中，有三章特別提到女性的鈍感力比男性強。

渡邊認為：女性是具有包容力、曖昧且鈍感的性別。因為女性背負生育、攸關人類存續的重大責任，所以女性擁有創造主賦予的天性力量。女性不畏出血，也耐寒、耐痛。以往生小孩，不論是對生產的母親還是對呱呱墜地的嬰兒，都是搏命的難關。要超越這難關，把孩子生下來，人類才能承續生存。於是創造主將擔負生育重任的女性塑造得更堅強，更有忍耐力。

渡邊認為：母愛是鈍感力的極致表現。對自己懷胎十月，忍受劇痛而生下來的孩子，母親總是無條件地愛，並原諒子女做的一切。這種忍耐和對子女的接受度，是孕育鈍感力的原點。

在人際關係方面，鈍感力的作用也很大：朋友或同事之間，忌妒、中傷、欺凌是常有的事。但是即使被說得很難聽，也不光火，反而能設身處地細細思量對方的心情，思考對方何以這樣做的原因。這種胸襟開闊的鈍感，就是在社會生存的力量。

在一個職場或團體中工作、生活，須要與各種不同的人接觸、溝通、合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習慣或態度，有些人對於與自己不同的習慣、態度、處事方式很介意，有的人不太介意，也有完全不介意的人。很明顯，一個人要能在一個職場或一個團體中繼續活動，往往就要吞下各種不愉快的感覺，無視它們的存在。擁有鈍感力的人，才能開朗地生活。

鈍感力，是一種生存智慧，與「大智若愚」又似乎不太一樣。

生仔是幫人養老公嗎？

傳統生小孩都重男輕女。杜甫詩雖有「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但那是反戰的反諷語言，下面兩句是：「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中國內地尤其是農村，生男家裏會多一個勞動力，有實際的需要與利益。因此，在一孩政策之下，女嬰墮胎率遠高於男嬰，現內地男女比例已嚴重失衡，達至一一七比一零零了。

香港則是女多男少。近年來港人似喜歡生女多於生男。因為女兒比較顧家，較會關懷父母。西方有一個統計，一個人倘有兩個女兒，他（或她）的平均壽命會較應享的壽命多三歲。信乎？

男孩子比較大心肝，娶了老婆就疼錫老婆多於父母。因此，香港有人說：生仔等於幫人養老公。

但母親對兒子，就會較多容忍。前文我提到《鈍感

力》一書中說，母親對子女，總是無條件地愛，並原諒子女做的一切。在電影《東京鐵塔》中，我們就看到了母親對兒子的無條件地愛，無論他怎麼反叛，怎樣荒廢學業，怎樣渾渾噩噩過日子，母親都死捱死抵地支持。而當兒子大學畢了業，她又高興得把兒子的畢業證書鑲在鏡框。

兒子畢竟是善良的，最終也感激母親。他把媽媽接到東京，帶她到處遊覽。最後，媽媽患癌而逝，留下遺言說，兒子陪伴她在東京遊覽的一年，快樂得等同她的一生。這個親情的故事，少有地寫出兒子對母親的回饋與愛。感人但不哀傷。

電影改編自一部暢銷小說，作者署名：Lily Franky，但實際上作者是男子，即小說主人公中川雅也。講的是他自己的故事。

永遠的梅麗

自從二十多年前看過梅麗史翠普演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之後，對這位女星演出的電影，我只要抽得出時間，幾乎都不錯過。後來才發現，更早看她演出的，是《克藍瑪對克藍瑪》。但在《克》片中，德斯汀荷夫曼太搶鏡了，所以我對梅麗反而沒有太注意。

為甚麼不放過梅麗的電影呢？因為我相信像她那樣視演藝為畢生志業（不僅是事業）的人，是不會接拍爛片的。她一定會仔細地審視劇本、角色、導演、對手演員，才會接拍一部戲。因此，只要她拍的電影，基本上看了不會讓人失望。

報章娛樂版就影片《命運迷牆》獨家專訪演出這部片的三位巨星：湯告魯斯（兼製片）、羅拔烈福（兼導演）和梅麗史翠普。並刊出資料，指梅麗曾十四次提名奧斯卡金像獎，儘管得獎僅兩次，但作為史上獲最多提名的女星，她認真選擇該拍的電影以及認真、優異的演

技，已被充分肯定。因此，只要是她演出的電影，幾乎就是好電影的保證。這樣說，不會過份吧。

行文時《命運迷牆》我還未看。據稱是探討美國反恐戰爭和自由民主的問題。梅麗扮演一名記者。報章問她：「如果你可以向布殊總統問一條問題，你會問甚麼？」梅麗說：「承認自己做錯事是不是這麼困難？是不是害怕讓別人看出弱點？到底是布殊懦弱還是有其他問題存在？我覺得承認自己的錯誤沒有問題呀！」

她要提出的問題，充份反映她的睿智與非凡洞察力。要政客承認做錯事真是很難，他們只會用虛偽去掩飾錯誤，結果等於用一個錯誤掩蓋另一個錯誤。比如葉劉，從港大學生會的論壇上，你可以看到，要她承認在二十三條立法上的根本錯誤（不僅是手法有缺失），該多麼困難。

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

因為《色，戒》，許多人都談張愛玲；因為張愛玲，大家就講胡蘭成——張的「漢奸」情人；因為胡蘭成，就有人談他寫的《今生今世》。在《今生今世》中，胡蘭成自述與張愛玲的感情生活，其中《民國女子》一章，實為二十世紀中國散文佳作，坊間有關張愛玲的傳記，幾乎無一不從《今生今世》中取材。

除了張愛玲，胡蘭成還有甚麼？有。零七年三月香港出版一本胡蘭成的《亂世文談》，輯錄了胡蘭成在一九四四、四五年發表的文藝雜論，細細讀來，也有不少令人「驚艷」之作。尤其是其中論周作人、論魯迅、論蘇青，都有他的獨到觀察；講《紅樓夢》、《金瓶梅》和中國書法，也各有趣味。他的文字常有靈光閃耀，又能將中國文史哲與國情民俗熔作一爐，在平淡中意含雋永。我們不一定同意他的看法，但能啟發我們思考，從中得到不少樂趣。

文章是在抗戰時期淪陷區寫的。那時的胡蘭成在汪政權任職，被人稱為「漢奸」。不過，所選文章，並沒有「漢奸」味道，反而有許多段文字，在刊出時被刪去，以「×××××」等取代。唯一有點「漢奸」意味的，是其中一段，記他和一個從「中小黨員做到大官」的人閒談，那人勸他「應當愛國，應當革命」，胡蘭成說他「倦怠地答道：『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革命也全給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愛國，不革命了。』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甚麼相干？」

《亂世文談》的編者是大陸著名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陳子善教授。他費時數載，多方搜尋，力求還原歷史語境，才編成這本書。

胡蘭成談周作人

編選《亂世文談》的陳子善教授，在書的前言上說，編選胡蘭成的文藝論著，難免觸及「文人與漢奸」這個話題。但「一個文人的政治立場、民族氣節固然至關緊要，但與他的文學藝術成就畢竟不是同一回事」。他認為「文如其人」並非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自古至今的中國文壇，文不如其人者，人不如其文者，文遠不如其人者，人遠不如其文者，都大有人在。」因為「人是複雜的，文人的情感、心態和訴求尤其複雜。」比如周作人，抗戰時的「落水」至今撲朔迷離。左翼文化人柯靈曾回憶說，當年在上海淪陷區，進步作家或活動分子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時，他們托人央求胡蘭成去關說，還的確有人因此被放出來。可見胡還是有人情味的。

《亂世文談》中談周作人的三數篇，相當精采，胡蘭成講周作人後期文章幾乎不談政治，連社會制度這種名詞都少見觸及，「他只寫些關於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

章。可是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與社會的制度的全面參透，使我們更切實地瞭解這時代。」因此，他認為，周作人與魯迅，「乃是一個人的兩面」。周作人取材自明清人和日本人的小品文，魯迅取材自報章與雜誌。魯迅憤怒而悲哀，周作人則是從對小事物的愛好中看到情緒的悵觸，而他們二人對中國人生活的零亂、破滅、貪婪以至對生活的厭倦、痲木，這些人生的觀點，卻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着更大的人生愛」。

周作人的不談政治，是如他自己所說：「一、有話未必可說，二、說了未必有效，三、何況未必有話。」他只想做一個平實（但不是平淡、平凡）的人。

兩張照片的背後

英女皇鑽婚，報章刊出兩張女皇與皇夫分別攝於一九四七年與二零零七年的照片。兩張照片的姿態相同，表情一樣，相互交視的目光、神情、笑容都不變，只是歲月催人，容貌已老了六十年。

六十年過去，難得留下兩張姿態、表情如此相同的照片。可以告慰一生了。

不久前讀到一個笑話：在一個婚宴上，兩個男賓客以結婚作話題，男賓甲說：「結婚以後，才知道甚麼是快樂人生。」男賓乙說：「可惜知道得已太遲了。」

這笑話有兩種不同含意。一是：結婚後，開始了快樂人生；一是：結婚後，才知道婚前是快樂人生。一是因結婚而得意，一是因結婚而懊悔。

兩種情形都有。在人類社會三大關係中，男女關係

是其中之一。愛情也是所有文學藝術作品的永恆主題。不過，歷數十年的人生經驗，看盡社會百態，發現因婚姻而快樂一輩子的人，可說是鳳毛麟角。因為兩個人一起生活，而且幾乎是從精神到肉體都赤裸裸地、無私隱地相對，怎麼可能沒有各種各樣的矛盾、衝突呢？所以，女皇與皇夫在鑽婚前說，他們相處之道在於包容與扶持。這包容與扶持的背後，恐怕還因為「女皇地位」而要強自支撐吧。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結婚是一件不自然的事；但不結婚也是一件不自然的事。——因此，人的悲劇之一，大概就是要在兩種不自然之中選擇一種。

女皇鑽婚，會引來世界上無數羨慕的眼光。兩張照片，就如同在餐桌上端出來的美食。一句「包容與扶持」，則意味着美食端出前，廚房中燻眼的油煙，不太好受呢。

大明星與政治

「政治化」在香港似已成為一個貶義詞。甚麼事情在社會展開討論，奧運、西九、古物、保育……必有人出來說不要「政治化」。社會上本來就少人關心政治了，「政治化」帽子更讓市民對政治謝不敏。

西方社會不是這樣。越是有影響力的人，越是不怕政治化，而且偏要干預政治。荷李活的大明星，大都有政治使命感。李察基爾追隨達賴喇嘛，有機會就譴責中國的西藏政策，米亞花露為抗議中國當局對達爾富爾的立場力主杯葛北京奧運，更呼籲史蒂芬●史匹堡不要當北京奧運的顧問。荷李活影星從政的不少，除著名的列根總統、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之外，奇連伊士活也當過鎮長。

終於看了《命運迷牆》，這是一部全片都是語言攻防的電影，光憑對白就引人入勝。它也是一部政治片。三個大明星中，湯告魯斯斥資拍這部片，羅拔烈福當導

演，梅麗史翠普據悉只收極低的片酬。為甚麼？不是為了賺錢，只是為了表達政治意見。羅拔烈福在接受報章專訪時說：「我希望影片可作出啟示，讓年輕的美國人對政治更加有意見，因為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

香港呢？政商界名人，大明星們，都要非政治化，本身固然盡量少沾政治，也不希望年輕人「對政治更加有意見」。因為他們自己都不想當主人翁，也不想年輕一代當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只想人人追求安逸、享受、富裕的生活，當「主人翁」的奴才。

影片的英文原名《Lions for Lambs》，翻譯成《命運迷牆》實在不知所謂。獅，大概指在反恐戰場上的美國士兵；羊，是在後方操弄他們的政客與媒體。獅子為羔羊服務，真是很大的諷刺。

王子回國前的故事

看了何文滙三十年前改編的莎翁名劇《哈姆雷特》，故事背景改為五代十國時南漢時代。這次演出找了些電視紅星擔綱。較早時馮小剛的《夜宴》，也是改編自《哈姆雷特》，`主演是紅星章子怡、葛優、吳彥祖、周迅。看了這兩個中國版的《哈姆雷特》，我還是懷念最早拍成電影、由羅蘭士奧利化與珍西蒙絲合演的《王子復仇記》黑白片，羅蘭士奧利化把哈姆雷特的猶豫、憂憤的性格，詮釋得太好。五十年前看的電影，至今仍記得。

《哈姆雷特》是莎劇中最吸引人的作品之一，要不然也不會有改編為中國背景的電影和話劇了。《哈姆雷特》的故事，許多人都知道，講的是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從父親顯靈中獲悉，他叔父殺死父親，繼承了王位，又娶了他的母親。王子被復仇意識所煎熬，卻猶疑不定，但最後在一場比劍中，他、他母親、他叔父，都被毒劍刺死。

幾年前，美國一位小說家厄狄克（John Updike）寫了一本小說，講的是《哈姆雷特》之前的故事。莎劇《哈姆雷特》開場時，是王子從國外回來。而這正是厄狄克小說終結時發生的事。因此，厄狄克小說正是《哈姆雷特》的前篇。

小說名叫《葛特露與克勞迪斯》，葛特露就是皇后，也就是哈姆雷特的母親；克勞迪斯就是哈姆雷特的叔父。莎劇寫的是克勞迪斯殺了哈姆雷特父親，娶了他母親葛特露。葛特露是一個失節的皇后，在愛子與殺死前夫的仇人之間掙扎。在厄狄克的小說中，葛特露的性格更複雜，因為她被迫嫁給她不喜歡的哈姆雷特的父親，她所愛的竟是小叔克勞迪斯。莎劇開始前的這段故事，反映了多重的人性掙扎。

歡樂結局是悲劇開始

厄狄克寫的《哈姆雷特》前傳的故事，主人公是哈姆雷特的母親葛特露，小說開始時，是葛特露的少女時代。全書寫葛特露與三個國王的關係，第一個國王是她的父親，父親迫她嫁給她不喜歡的人——哈姆雷特的爸爸，她試圖抗拒，終父命難違。因此她的第一段婚姻並不美滿。婚後，她暗戀小叔克勞迪斯，兩人情投意合，受情慾支配，克勞迪斯殺死了他的兄長。因此，在這部小說中，克勞迪斯並不是一個為篡位而殺兄長的奸惡之徒，他的殺人動機有尋求真愛——與葛特露雙宿雙棲的主因。

小說寫的第二個國王，是哈姆雷特的父親，第三個國王就是克勞迪斯。葛特露是全書主角，一個追求真愛的女子，卻生活在三個國王的網羅中，無法遁逃。

小說終結時，丹麥新國王克勞迪斯，與再婚皇后葛特露，歡欣迎接哈姆雷特王子回國。這是一個歡樂結

局。但熟知莎劇《哈姆雷特》的讀者，卻知道哈姆雷特的復仇悲劇正從這裏開始。小說的喻意是「福兮禍所伏」，現實世界中的歡樂，往往正是悲哀的開始。

小說對莎劇原作人物的善與惡，作了顛覆性的安排。但在情節上，又能與莎劇的後續發展相契合。因此，是非常巧妙的創作。小說表面上是莎劇《哈姆雷特》的情節向過去延伸，實際上所寫的卻是現代人的人性挫敗：為金錢、富貴、權力所誘，而選擇自己心中抗拒的婚姻，又不甘心把這段婚姻維持下去，受情慾驅使而發展了一段婚外情；婚外情導致情殺。小說沒有寫的悲劇後續發展，就是莎劇《哈姆雷特》。

與其翻炒《哈姆雷特》，也許改編及演出它的前傳更有新意。

共產主義笑話

中國憲法上規定了共產黨是永久的執政黨，中共黨章則寫明「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儘管在大陸，從最高領導到基層黨員，都不大相信會有實現共產主義的一天了。

網上看到一些有關共產主義的笑話，大都來源自前蘇聯。十分有趣。謹錄出幾段：

一、問：共產主義是科學還是藝術？

答：是藝術。因為若是科學，應先在狗身上做試驗。

二、演講者：共產主義，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啦！

問：甚麼是地平線？答：地平線是一條假想的線，天和地在那裏相接；但是當你走近它時，它就會離開你。

三、演講者：我們的一隻腳已經踏上了社會主義，另一隻腳正邁向共產主義。

老大娘：要是時間太長，人就會變成拐子。

四、問：聽說一九八零年在蘇聯會建成共產主義，這是真的嗎？

答：不，現在換成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按，中國也一樣。文革時說公元二千年會實現共產主義，現在換成二零零八年舉辦奧運會。）

五、在集體農莊的黨會議上將研究兩個問題：建造木棚和建設共產主義，在沒有木板的情況下，直接研究第二個問題。

六、考古學家在挖掘一個石器時代的山洞，在入口處有一標語：萬歲，奴隸制度，全人類的光明未來。

問：這就是共產主義嗎？還是會比這更差勁？

七、一個老共產黨員：咱們活不到共產主義了，而孩子們……唉，他們真可憐。

數學和共產主義

前文講的共產主義笑話，主要嘲諷過去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的宣傳。為甚麼問共產主義是科學還是藝術？因為列寧論述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及三個組成部份，其中之一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正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其他如說共產主義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我們的一隻腳已踏上社會主義，另一隻腳正邁向共產主義，一九八零年蘇聯會建成共產主義，都是蘇共時代的宣傳。另外還有其他笑話：

一、在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人們從來不知道的聖經篇章：世界末日可以在單獨的國家到來。（這是諷刺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馬克思曾說共產主義必須在全世界一起實現，列寧則修正為：共產主義可以單獨在一個國家實現。）

二、問：德國在馬克思那裏繼承了甚麼？

答：對於東德來說是《共產黨宣言》，對於西德來說是《資本論》。（馬克思是德國人。《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是馬克思最為人知的兩部著作。）

三、問：數學和科學共產主義有甚麼區別？

答：在數學上，如果得出甚麼東西，都需要證明；而科學共產主義甚麼都能證明，但甚麼也不能提供。

四、問：共產主義還有貨幣嗎？

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說會有，中國的教條主義說沒有，我們是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有，但不是所有人。（當年中蘇共爆發意識形態論爭，蘇共認為南共是修正主義，中共是教條主義。）

五、問：甚麼是全國的電氣化？

答：就是共產主義減去蘇維埃政權。（列寧曾說，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這個關於電氣化的回答妙絕。）

舊日風情不再

與梁博士相識三十多年，他從港大退休後就與瑞士籍太太移居法國鄉間。但常常回港，因子女都在香港發展。

梁博士系出澳門名門。雖精研數學，對文化卻情有獨鍾，而且品味高雅。香港藝術界的一些元老級人物也說年輕時受他影響。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仍是文革期間，他就率港大學者團往內地訪問。回港後，他對北京的古城風味，津津樂道。

近日與他小聚，他談起去年又去了一次北京，發現已經完全變了樣。高樓大廈林立，道路汽車擁擠，馬路上的人行色匆匆，失去以前那種悠閒的步履。城市的古貌完全被現代化建築遮蓋。這也許是發展，但已沒有了他所喜愛的北京風情。

對此我自然有同感，更何況我小時住的北京，還有

破舊而古拙的城牆，還有雨天地上的泥濘——不要以為泥濘就一定不好，它的不方便其實也帶來某種味道。

不過，最讓梁博士感慨的還是澳門。他說新近到澳門，一出碼頭，那種喧嘩、吵鬧，舉目都是賭場搶客的車隊，讓他見了就頭痛。市區裏也到處鬧哄哄。漂亮的酒店高聳，卻不再見到優雅的行人。

我問他還有沒有去南灣街的小餐廳沙利文，他說沒有去了，不知還在不在。以前我們到澳門，總喜歡下午去沙利文喝杯咖啡。那裏下午三、四點鐘，總有不少葡人聚集，在那裏聊天，一邊也辦點私事，比如簽署支票之類，人人都是一副懶散、自在、浪漫、不長進的模樣，看上去都好玩。

這些拉丁風情已不再了。儘管還可以在氹仔路環找到殘留的葡式建築，但誰還珍惜呢。

附父親留下的字條

近日清理東西，見到爸爸留下的一本老相簿，皮已脱落，不過上面貼着一張紙片，上寫「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打開泛黃照片的第一張，是他一九三零年當伴郎的照片，那年他二十一歲吧。下面一張，是大合照，下寫「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工專」。當然，所有人我都不認得，前排第二人，我找到爸爸。我把照片掀開一點，意想不到跌出一張紙，是一個日曆本子撕下來的，日期是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至十九日，兩天連在一起，是因為星期六與日。紙上留下爸爸的字迹：

「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悠悠歲月，三十七年。一九二八由廣州去上海，二九年濟南，上海，北京，三一年再到濟南，轉而青島，天津，北京，上海，三二年結束流浪生活返廣州，三六年遷居香港，四零年再遷上海，四一年去桂林，同年返港，四二年返上海，四四年去南京住一年又遷返上海，四六年遷居北京，我去瀋陽一年，四八年二月由北京返香港，直到一九六八年三

月，整整二十年，雖曾赴外地，然不超過一個月，總算是定居了。」


爸爸、媽媽、姊姊和我，一九四四年，我時年八歲，爸爸三十五歲。

字條有不少塗改，想是他追尋往日記憶時為錯記的改正。

拿着這張從日曆中撕下的紙條，心中泛起許多感慨。那是在一個動亂時代的從影人士飄泊的三十七年。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父親的電影事業停頓。這本照相簿到一九六八年，那一年我記得他為樽節開支，移居澳門，最後在一九七五年病逝於澳門。

父名李化，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從事電影業。當導演、製片，瀋陽那一年是經營戲院。相簿上有許多他與名人合影，包括歐陽予倩、馬連良、譚富英、程硯秋、荀慧生等等。還有五六十年代香港粵語片名人。當然，最使我受觸動的，還是我們家族中人的照片。父親生於一九零九年，今年（零九年）農曆八月，是他的百歲冥誕。

走過傷痛八篇

前書《對應》有「附悼亡與懷想八篇」，憶念不久前逝去的愛妻。其後我寫的小品文仍常有在傷痛中掙扎的文字。以下八篇是我從傷痛中走過來的點滴記述，是我人生路途的一次艱難的轉折。其中《女兒們的媽媽》已置代序，此處從略。

《對應》自序

零八年七月次文化堂出版我的政論集《放逐》後，據說銷售與反應尚可，於是就打主意想出我發表於《蘋果日報．名采》的小品文。小品文大多是隨手寫來，寫得輕鬆的文字，一般來說讀者也看得輕鬆，沒有沉重感。不過雖是「微言」，卻也未必不含着點「大義」。所以我就同意了。這本集子，是刊於零七年的文章。因為好多篇都講中國文字中的對聯，就以《對應》作書名。人生嘛，本來就是要不斷對生活中發生的種種事作回應。

誰料出版社在零八年十月底排出了書樣交給我校閱時，我生活中就出現了讓我極受煎熬而必須「對應」的事：與我結伴半個世紀的妻子發現罹患癌症且已擴散。我不得不停下多項工作，日夜奔走醫院照顧妻子。書稿也只好擱下了。到零八年大除夕，她終於撒手人寰，我經歷了生命中的至痛。我一貫崇尚理性，讀過許多也寫過不少參透生死的文章，但勸說別人都比較容易，事情

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困難了。人與人之間的痛苦是難以相通的。「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這是我二十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今天我才有真切的體驗。一時間我萬念俱灰，覺得這世上沒有了她，甚麼事對我都不重要了。我只想早日與她重聚，或在天上，或在來世。

我想我若是旁觀者，我不會鼓勵別人以這種消極態度對應人生。我相信人死後是還有靈魂存在的，而她若有靈，我這樣的對應會使她靈魂不安。於是我抖擻精神，勉力要做些事。讓這本書稿成書，至少可表示我沒有在感傷中沉淪，也許可使她的靈魂得到慰安。

對應，是啊，想不到這本小書的出版過程就在自己人生中出現最困難的對應。長歌當哭，我新近寫的八篇悼亡文章，也附在書後。就以此書，獻給亡妻梁麗儀，盼她一路走好。

讀友助我重新站起來

親人離世後，頓然失去生活重心，不僅感到生存沒有意義，而且也失去了讓生活繼續下去的自信。十天後，我開始恢復寫《蘋果日報●名采》專欄，但滿腦子的悼亡與思念，實寫不出其他內容的文章。只能以個人私密的感情世界開始。實際上是為排遣個人愁緒而寫給自己看的文章。

五十多年寫作生涯，我從來都很有自信。但開始寫「悼亡八篇」時，卻失去了自信。我寫下一句：「不知道讀者們是否願意聽我的故事。」

反應讓我驚奇。我收到了一些讀者的電郵與來信，他們回應我這句話，說他們願意繼續讀我與麗儀的故事。他們不僅寫下了勉勵和支持我的話，更有不少人以親人離世或自己在癌患中走出來的親身經歷，鼓勵我要抽離傷痛，重新站起來。我一向認為，「感同身受」是不存在的誇大之言。然而，從他們來信的文字中，我體

會到「感同身受」。而且，沒有任何好處使他們覺得需要寫這樣的信。

不要小看自己做的一件小事，它對我的意義真是很大。這些信幫助我重新站起來，對自己的寫作恢復信心，知道自己仍有生存的價值。

為了表示對這些讀友的感謝，我選在後天(零九年三月七日)下午二時至三時，在彌敦道六一二號好望角大廈十六樓的新亞書店，與他們會面，並贈送我的新書《對應》。曾來信而沒有附地址的讀友如君、阿根、謝越芳、沈培金、胡家鏗、亞有、好意，謹借此篇幅代約了。

在這段期間沒有給我來信的其他讀友，你們繼續閱讀的默默支持，我也心懷感激。如果願意見見面，也可以前來。我願意與你們交談，及為你們買的任何一本書簽名留念。

一個普通人感謝感恩

一位中年男子，請我在新出的書上，寫上他妹妹的名字作上款。他妹妹的名字也是「麗儀」。我心中一陣收縮。他看到我的神情，説「對不起。」我説：「沒關係，這是你妹妹的名字？」他點頭。我寫上了，手有點抖。

送書會只發了二十封信，結果來了許多人(有人估計有二百人)，排了好長的隊，讓我有點慌亂。許多人送了咭片，也留下了信，甚至送了花，還有果仁。回到家，才有空把這些信拆看。在一位名叫羅世國的讀友信中寫道，讀我的（悼亡）文章，「是對我亡妹（麗儀）的一種寄念。明天（零九年三月八日）正是麗儀逝世一周年，我會把自己收藏起來，細味我和麗儀往日生活的種種點滴。不論怎樣，我願永遠和你『感同身受』。」

麗儀這名字很普通，有人同名一點不奇怪。但我在書上寫上款時，沒有想到他妹妹為甚麼沒有來，讀信後

才知也是一段傷心事。難得兄妹情深。因為同名，我與他確有多一層的「感同身受」。只是不知他要如何處置這本書。

一些信講到自身的遭遇，使我覺得相比之下我的一生不僅不算坎坷，而且可稱順境了。張晶晶女士來信寫零三年她丈夫心臟病猝死，她開始不斷工作，經過三年多，才從傷痛中走出來，她敍説自己對人生的體會，充滿哲理，我原先以為自己懂得生死的道理，只不過發生在自己身上難以接受罷了。讀了她的信，再次悟到：人生哲理是探求不盡的。

有讀友拿來了十年前停刊的《九十年代》雜誌，有書法家寫來了條幅，有人拿了《九十年代》一位同事當年寫給他的結賬的信，要跟這位同事見個面。而她正好也來了。太多有心人了。我感謝感恩。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在我看來，你們給我的，比我給你們的多。這是實話，不是妄自菲薄。

她永遠活着

「今天，三月三十日，我將伴着我三個月的你的靈藏，亦即骨灰，帶來加拿大卡加里下葬，在這個山景墓園的一塊地，讓你入土為安。今天陽光燦爛，白雪皚皚，小雷、世德、啟時、啟新都在。小培在立碑後會來。來參加葬禮的有你大學同學何如韞、董家文，好朋友郭華，和卡加里民促會的十多位朋友。香港與深圳共三對夫妻送了花籃。這裏地方開揚，可遠望群山，你可以好好安息。我每年至少會來探望你兩次，直至我也陪伴在你身旁。

「和靈藏一起放進小棺裏的，除了你幾件衣服，還有我的一本書《對應》，裏面收有我為你寫的輓聯和八篇悼亡文章。被放進小棺的，還有你的學生鄒洪寫的一首詩，她在詩中寫道：

「在我的心裏，／她永遠活着，／因為她，／給了我百合般純潔的童年和歡樂。……她留下最後的微

笑，／安詳地去了，／告別太陽，／告別生命，／告別蹉跎的歲月，……讓我撒下這泥土和玫瑰花瓣，／寄託永恆的追思，／她，／是我最愛戴和崇敬的恩師，／也是一束令人神迷的花朵，／她，／永遠是我們心中的一首歌！／安息吧，我的老師，／我永遠忘不掉您昔日濃重的身影，／深深的懷念如燃燒不熄的篝火。／您雖然離開了塵寰，／但在我心裏，／您永遠活着。／永遠愛您，／一直到四海枯竭！」

以上是我在卡加里的墓園，將麗儀骨灰安葬時，所講的話。我盡量想平靜地說，但仍然哽咽難言。那個安放骨灰的小棺蓋上，緩緩放進泥土的深坑中。送行的約二十位親友，在上面扔下白玫瑰鮮花，然後覆蓋上泥土。我用手帕捂住臉面，旁邊長得比我高的男外孫，紅了眼睛。……在我們心裏，她永遠活着。

今後只在心頭了

香港為找個地方安放靈藏，也不容易。殯儀館建議我去找的地方，看過實在不忍心把骨灰甕留下。政府的靈位不多，申請要等候逾年，於是我的悼亡八篇最後一段說：「骨灰暫放家中，靈堂的照片在書架前，輓聯掛着，她仍與我作伴。」有讀友來信說，希望我「盡早把靈堂撤去，把輓聯收下，一切封存箱內。往事並不如煙，但何妨深埋心底？」

有骨灰甕在家，我會感覺她存在嗎？怎麼說呢？有這物體與沒這物體，在家中任何地方，她的音容都會飄來腦際。至於「她仍與我作伴」，自我安慰的話罷了。正視事實吧，她不在了。

其後有友人對我說，如骨灰放家中，即「靈藏」未去，恐她走得不安。我想到「入土為安」這句話，就打電話問在加的女兒。她說她早有此意，實際上也打聽過卡加里當地墓園的狀況了，只是怕我難捨，所以不敢

提。我於是決定把骨灰移葬加國，方便在北美的兩個女兒前往懷思。也許孫兒也會去一下。再下一代，就不必想了。

很好的墓園，離市區半小時車程，廣闊開揚，可遠眺卡加里下城，和遠處長年積雪的洛磯山脈。一墓地有四呎乘十呎，可容兩個靈藏小棺綽綽有餘。我預留了自己的歸宿。墓碑約三數月後完成，我也預寫了自己的名號。

沒有甚麼儀式，只是懷念，然後讓小棺入土。這兩天卡加里晚上都大雪。積雪深，但白天就放晴了。陽光下一片白茫茫，彷彿象徵她一生潔白無瑕。我依依不捨地離開墓園。

女兒説，總算了卻一樁事，你今後安心了吧。

事是安了。心呢？是的，今後她只在我心頭了。

失「去」的心理狀態

心理學對一個人的「失去」，認為會經歷五個步驟，首先是「否定」，即不相信、也不接受事實；繼而是「憤怒」：為甚麼是我？為甚麼我沒做錯甚麼，上天要這樣對我？再下來是「沮喪」，萬念俱灰，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氣；然後終於面對事實，不得不「承認」；最後就慢慢「療傷」。否定、憤怒、沮喪、承認、療傷，是面對「失去」的心理上五個階段。心理學認為，「失去」，包括失去職業，失去健康，失去親人。

近幾個月，我在心理上也經歷上述五種狀態，不過不是分階段地，而是混合着經歷。比如我一方面承認事實，接受事實，另方面又常常否定事實：有時會覺得她的離開不是真的。她的衣服雖絕大部分被女兒處理掉，但剩下的卻不想動。她的用品，包括她吃的藥，她的牙刷，她的書，她的電腦，她的記事本，都放着像等待她回來。憤怒則常是對自己憤怒，憤怒她病重的那兩個月是不是有些事我做得不好，做得不對，甚至做錯了？仍

時有沮喪，唯一可以療傷的事就是寫作，因為寫作需要集中精神，可分散對她的懷念。

幾乎做任何事都會觸發記憶。比如在女兒家看到一樣她用過的東西，或她為我準備的一瓶藥油，都引起聯想。比如讀書讀到一行字：「我從不相信奇蹟，但為了妳我願意相信，為了妳，我期待奇蹟。」這是《陪你到最後》一書引用的一句話。我立刻想到在她病重的兩個月，我對我一貫不相信的事，都盲目相信，任何人提供的偏方，我都想嘗試。

據説在金融海嘯中，許多人失業也有那五種心理狀態。失業的人都羞於啟齒，我失去親人，也不想見朋友。好像是失去者的錯。其實都沒有錯，只是厄運來了而已。

對死亡的「大悟」

電影結束了，銀幕上開始打出字幕。有觀眾已站起來準備離開。銀幕上一邊出字幕一邊重複禮儀師為遺體換衣服、抹身等全神貫注的動作。這動作已在電影中出現多次，但奇怪的是觀眾卻像看之不厭。我也看之不厭，站起又重新坐下，直到這「納棺」的動作全部完成而字幕也全部打完。

一個多月前就知道《禮儀師之奏鳴曲》這部電影。一來出門在即，二來送走親人不久，不想看專講葬儀的電影，以免勾起傷心事。從美加回來後，發現這電影還在幾個影院每天放一場，於是就去看了。

沒有悲傷，反覺輕鬆了些。主角在電影中的名字是小林大悟。通過從事這被稱為「厭惡性行業」的為遺體「納棺」的工作，他對生死「大悟」，對人生「大悟」，對幼年時離他而去的父親的關係「大悟」了。而他的美麗妻子，原不諒解他從事這種行業，卻在一次目睹他為

一個澡堂老闆娘「納棺」的過程中也「大悟」了。我原來自問對生死都有瞭解，但看了這電影還是有了「大悟」。主角這名字真起得好。

存在主義認為人一生下來，就註定要走向死亡，這是任何人無法擺脱的悲劇命運。電影中主管火葬焚化爐五十年的老者説，死亡是道門，把死者送出門，是讓他到另一個世界，這是生死循環，不是悲劇。

為遺體化妝，屬厭惡性行業。中文有以「殯儀館的化妝師」來嘲諷某種無意義的「政治化妝」。然而，日本從事這行業的禮儀師，是如此認真、專業，他們全神貫注地為「悲傷的離別」留下「最美麗的容顏」。那是極有意義的化妝。

人要「學會死亡」，才知道應怎樣活着。這電影沒有帶給我沉重，我反而感到有所解脱。

母親無處不在

「上帝不能無處不在，因此祂創造了母親。」

這是一句猶太諺語。我在母親節這天讀到這句話，不覺尋思良久。這是一句越想越感人的話。

上帝確實是不能無處不在的。你向祂求助時，祂未必可以關顧到你。但對子女來説，母親是無處不在的。只要你有困難、有問題，你叫「媽媽」，她一定會盡可能出現在你身邊。

女兒長大了，在外國結婚也有自己的子女了。但有一次女兒對我説，「我有病，或生育時陣痛，我躺在病床上，總是想到媽媽。」當然，媽媽遠在香港，不能就近照顧她了。但她在心理上還是依附媽媽。

女人做了母親，她的愛，她的關顧，幾乎肯定把第一優先放在子女身上。老公就居於次要地位啦。當然也

有例外，比如老公背叛，或者做媽媽的移情別戀，尋找另一份感情，那時説不定會拋夫棄子。

麗儀對此十分執着。她認為做了母親，不管是在怎樣情況下，都不能放棄做母親的責任。我對此則較為寬容，我覺得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當媽媽的也是一個人，不能要求她把自己的幸福追求全部犧牲在照顧子女身上。我們意見不同，也許是因為我不是母親。

女兒成家立室後，麗儀的第一優先似有轉移，女兒有一次對我説，「我有好東西（通常是食物）一定先留給兒子，絕不是老公。媽媽不是，她總是先留給你。」我説，「怎麼會呢？你們是她的寶貝女兒。」但，留意一些，似乎女兒所説是對的。女兒早就不需她照顧了，而她對我的愛則帶着母性。現在，關顧我們的人去了。

母親節，滿街的母親拿着花，帶着小朋友。上帝創造了母親，她無處不在，即使走了，仍在我們的心中。

補購

李怡◎作品



《對應》

散文



《放逐》

評論集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對應》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放逐》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思緒 • 靜夜低迴的心曲

購買地點： .... **區** ....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李怡作品



《李怡・放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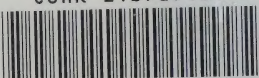


《李怡・對應》

這本書……珍藏

……書人：

……藏日期：



靜夜低迴的心曲

- 人類社會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性別失衡，也就是一個社會裏出現嚴重的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
- 甚麼是藝術？甚麼是色情？沒有任何規矩可以量度，也不是任何官員可以按章辦事的，它需要的是難以言宣的文化素養。
- 自九七年《鐵達尼號》之後，就沒有愛情電影大賣座了。是年輕人對愛情題材不感興趣？是現代男女的情愛觀與老一輩已有差異？
- 常言道：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話反過來講，其實更值得深思，反過來怎講？「成功是失敗之母」是也。
- 遲鈍、鈍感，本來是一個貶義詞。但加上一個「力」字，就成為一種力量，正面因素。

我思我在・路長人囷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09 $70
ISBN :978- 962-992-222-1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
攝影：侯小鵬